不朽的故事 二

孔子篇

蘇俊源 編著

序言

在這個世界上，許多歷史所留下的故事，對於後代都有其激勵、啟發、警惕、借鏡的作用。由於過去的已經過去，不能復得，但其可為後世所用的，就是引以為鑑，做為以後行事的參考，庶可免於重蹈覆轍，省思過去，把握現在，策勵將來，發揮在當下，可使我們掌握更正確的人生方向。從事情各個不同的角度來看，每個人都有其不同的看法與領會，只要是正面的，我們都給予贊賞。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只要知過能改，即可稱善。

在這個繁榮的世界裡，我們如何從中去蕪存菁，得到我們想要的幸福，這是人生重要的課題。但許多人由於沒有人生的歷練，因而有生在福中不知福的情況，以致放著喜悅福氣不去擁有，卻偏找一些煩惱憂愁來糟蹋自己。從歷史的經驗中，我們似乎看到一個原則，能禁得起挫折考驗的人，成功往往是屬於他的。因而在日常生活中，能一一克服困難，不因順境而驕傲，不因逆境而氣餒，時時處處細心學

習圓滿，不可一心祇是想要享受成果，是成功人生的保障。

神仙本是凡人做，祇怕凡人心不堅，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古今中外許多偉人、聖者的成就，無不經歷許多磨練，佛、道、儒、耶、回等五教聖人，從其聖蹟來看，為了度化眾生，都有其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本書係《不朽的故事》第二冊「孔子篇」。敘述儒教的創始者孔子，有關他的一生，生長在那春秋時代，為了推行聖教，付出他的一生，歷盡滄桑，磨練出不屈不撓，堅持正道，推行真理的精神，這正是我們要學習的。此書的完成，真摯感謝韋憲前賢百忙撥冗校對，以及諸位前賢大德的指導與出資助印。在此向諸位大德先進，拜個晚年，事事如意，健康快樂，鴻圖大展。

後學　**蘇俊源**　敬序

西元二〇一四年二月五日（103、1、6）於新北市中和區勤學齋

目錄

序言 …… 2
前言 …… 8
01 遠祖家世 …… 10
02 孔子生平 …… 14
03 三思四恕 …… 18
04 三緘其口 …… 22
05 問樂萇弘 …… 26
06 老子贈言 …… 30
07 宥坐之教 …… 34
08 苛政猛虎 …… 38
09 魯子三失 …… 42
10 商羊示災 …… 46

11 為政之道 …… 50
12 賑災之道 …… 54
13 弟子從政 …… 58
14 敬事君子 …… 62
15 君子處事 …… 66
16 安定之道 …… 70
17 贈言子路 …… 74
18 水之善德 …… 78
19 七教治國 …… 82
20 賢君三至 …… 86
21 君子小人 …… 90
22 治民之道 …… 94
23 夫子三事 …… 98
24 刑政之要 …… 102

25 損益之道 …… 106
26 行己之道 …… 110
27 德法之治 …… 114
28 立身處世 …… 118
29 為政以德 …… 122
30 安身取義 …… 126
31 以身作則 …… 130
32 施政三事 …… 134
33 教民修行 …… 138
34 用刑之道 …… 142
35 殺少正卯 …… 146
36 大同之道 …… 150
37 情義利患 …… 154
38 文王施政 …… 158

39 定公不朝 …… 162
40 諸賢高行 …… 166
41 匡地遇難 …… 170
42 桓魋追殺 …… 174
43 諫君五義 …… 178
44 士師五誡 …… 182
45 陳蔡絕糧 …… 186
46 顏回先食 …… 190
47 闡述五行 …… 194
48 五倫大義 …… 198
49 五事不祥 …… 202
50 千秋萬世 …… 206

前言

達摩大師在《血脈論》說：「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可見心與佛本是一體，為何凡人不知道本心即是佛呢？因為受到累世所積業識的覆蓋，使佛性無法發揮其智慧，因而變成了世人所謂的愚癡。其實愚癡的人，也是具有佛性，只要將覆蓋在佛性上的染塵，去除乾淨即可恢復。佛與魔，都是本性的作用，智與愚，都是本性的現象，這些都是要看每個人的見地與居心了。

從歷史上觀察，許多聖賢仙佛等偉人的事蹟，不難看出，唯有接受嚴格的磨練，還知道善用這種機會，纔能洗清本性的污垢，使本性重現光明。仙佛聖賢的示現，使我們相信人人都具有佛的本性，本性都是上天所賦予的，是清淨無瑕的，祇要能依本性良心而行，就是率性而為，所以《中庸》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因而能依天命率性而行，就

是行正道了。能依正道的標準，調整自己偏離正道的方向與尺度，必然可使本性重現光明，這是修道的功能。

如今的世代裡，由於物質享受的追求，使得本性受到外境的污染，也就是六塵經六門，產生了六識的作用，因而污染八識田，使得本具聖格的本性，遭到污染後，變成聖凡有所差距。本書例舉孔子一生中，有關的情節，以五十篇來敘述，並依其故事加以說明，最主要是引導讀者，作為待人處世的參考，這是入世法。還要能藉著入世法，以學習出世法，這就是要藉著外境的磨練，學習靜心，藉此以淨化心靈，找到自己的本性，與聖人無別。

01 遠祖家世

孔聖名丘字仲尼　遠祖殷商之後裔
武王封啟於宋地　曾祖逃難至曲里

歷史的變遷，朝代的更迭，人事的異動，世事的無常，這是古今中外不變的現象。雖然每個人都想過著平靜的生活，但是動盪的社會，讓我們有乘船在海上的感覺，無法平穩。然而只要我們能在此中，學會順應環境，保持良好的平衡感，必然能在任何的情況下，無論是風平浪靜，或者是驚濤駭浪，都能夠處之泰然，這是適應力良好的人，才能有此功力。古來聖賢就是在此中，有所成就，甚至可以引導眾人去適應的人，孔夫子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祖先，一路走來，也是如此的坎坷，夫子的基因也在如此的磨練中，磨出了聖種，以下請看其遠祖家世。

孔子的遠祖是宋國的貴族，殷商王室的後裔。當周武王滅殷商後，封殷宗室微子啟於宋（今河南省商丘縣南），經傳微仲衍（孔子十四代祖）、宋公稽（第十三代祖）、丁公申（第十二代祖），至湣公共（第十一代祖）的長子弗父何（第十代祖），將國家讓給他的弟弟鮒祀，自己當起公卿，從此孔子先祖由諸侯的地位，變成了公卿。

弗父何經傳宋父周（第九代祖）、世子勝（第八代祖），到正考父（第七代祖），連續輔佐宋戴公、武公、宣公，長久以來都是上卿，當時以謙恭見稱於世。孔子的第六代祖孔父嘉，繼任宋國的大司馬，依東周時代的慣例，從此後代以孔為姓。

後來宋國太宰華父督作亂，弒宋殤公，殺孔父嘉。孔父嘉生木金父（第五代祖），木金父生睪夷（第四代祖），睪夷生防叔（第三代祖）。防叔為了逃避華氏之亂，始從宋國逃到魯國，就此世居曲阜（今屬山東省），防叔便是孔氏的始遷祖，歷代公卿之位從此亡失，

下降為士。

防叔生伯夏（祖父），伯夏生孔子的父親叔梁紇（名紇，字叔梁）。叔梁紇壯年從軍，隨主將孟孫蔑攻打偪陽（今山東棗庄市東南），全軍中計，衝入城中，忽然城上放下千斤閘板，正遇叔梁紇經過，即舉雙手托住，高呼城中有埋伏，速退，魯兵將纔得以全部生還，從此聞名當世，後來委任為鄹邑大夫。

叔梁紇初娶施氏，多年沒有生子，納一小妾，生一子名孟皮，字伯尼，生性愚魯而且跛腳，因體貌不全，不能繼承父業。後來與曲阜顏襄的第三女兒顏徵在媒合，雖經多年，也不見生育。夫婦二人於是前往尼丘山（即今山東泰山），向山神廟拈香禱告求子。隔不多久，果然懷孕。

據戰國時穀梁赤所撰《穀梁傳》記載：係於魯襄公二十一年（西元前五五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國曆為九月二十八日），生於魯國鄹邑（今

山東省曲阜東南）。因父母祈於尼丘山而生，所以命名為丘，字仲尼。據說，孔子出生時，混濁的黃河，忽然清澈可見底，這就是聖人出而黃河清的典故出處。

古賢有說：「世亂出聖人，國亂出忠臣，家貧出孝子。」在春秋末年，群雄割據的時代，仁義不存，禮制混亂，孔子在這種背景下出生，在其不厭不倦的努力，推行王道的精神下，給當時社會點了一盞明燈，也成就了中國史上的至聖。

會 意

自古聖賢道相同　心靈清淨天下公
無私無慾理要懂　時時刻刻心淨空

02 孔子生平

都說聖人天所降　卻忘磨練成棟樑
且看孔聖一生樣　纔知聖佛由修養

《中庸》所說的「率性」，是以誠實不欺為主要，也就是一個「信」字，孔子在一生當中，以此為待人處事的主要思想之一，在《論語》中有「敬事而信」、「謹而信」……等語。孔子一生以「信」天理為職志，才能在遇到困難挫折時，瀟灑自如完成其一生的聖業。以下約略敘述其一生的經歷。

孔子（西元前五五一年至前四七九年），姓孔，名丘，字仲尼。三歲時父親過世，葬於魯東防山。十九歲時奉母命娶宋亓（讀其）官氏為妻，二十歲時在魯國郰邑當專管倉庫的委吏，長子伯魚出生。

二十四歲時，母親顏徵在別世，與父親合葬於防山。

二十七歲時，向郯（讀談）子學古代官制。二十九歲時，前往晉國，向師襄學琴藝。三十二歲時，受齊景公之聘，前往齊國，景公欲以廩丘之邑作為奉養孔子，孔子以無功不受祿堅辭不受。三十四歲時，與南宮敬叔一同至周京（今河南省洛陽市），訪樂於萇弘，萇弘說他有聖人之相。三十五歲時，問禮於老聃，臨別贈言予孔子，說：「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

五十一歲時，魯定公任命他為中都宰，展現其政治才華，制定有益於國計民生的制度。五十二歲時，當上魯國司空、大司寇，由於斷獄公允，致使無奸民興訟，設法令備而不用。五十三歲時，代理宰相職務，七天將亂政的大夫少正卯誅於兩觀之下。治理魯國三個月，政化大行，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男守忠信，女有貞順，四方客至。

五十五歲時，魯國大治，齊人送女樂八十人給魯國，季孫氏接受，三日不上朝，孔子於是離開魯國。在衛國居住十個月，往陳國途中，經過匡地（今河南長垣縣西南），被匡人誤以為陽虎而遭圍困，被拘禁五日後釋放。六十歲時，過宋，被宋司馬桓魋追殺，易服而脫困，受到伐檀削跡的侮辱。六十三歲時，吳國攻伐陳國，孔子率弟子被困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

六十七歲時，孔子在衛國，夫人亓官氏去世。六十八歲時，季康子迎回魯國，不能見用，乃從事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作春秋，當時弟子有三千人，身通六藝者有七十二人。六十九歲時，兒子孔鯉死亡（時年五十歲）。七十一歲時，愛徒顏回去世（時年四十一歲）。七十二歲時，衛國政變，子路被剁成肉醬。七十三歲謝世。

後世對於孔子的尊稱：魯哀公稱「尼父」，孟子稱「聖之時者」，漢平帝追謚「褒成宣尼公」，北魏孝文帝追謚「文聖尼父」，北周宣帝追

封「鄒國公」，漢明帝稱「先師」，唐太宗稱「宣父」，唐高宗贈封「太師」，唐中宗封「隆道公」，唐玄宗追謚「文宣王」，宋真宗追謚「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明世宗定謚「至聖先師」，清康熙稱「萬世師表」。南朝僧人慧通稱「光淨童子」，道家稱「太極上真君」，《造天地經》稱「儒童菩薩」。

❖會　意❖

聖賢住世傳真理　雖歷險難性不迷
火中蓮花見真諦　成為世範後人習

03 三思四恕

三思四恕外祖教　夫子謹遵盡力效
從小道理即明曉　奠基長大弘其要

《三字經》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赤子之心，有如一張白紙，欲得一幅美畫或一篇好文章，起初的構思是非常重要，開始一旦失誤，將來要更改，必須多費加倍工夫，還不見得會有效果。因而孩提時代的啟蒙教育，其所奠定的基礎觀念，對於一生的影響，可說非常重大。

孔子在三歲時就喪父，教養的責任都落在他母親顏氏的肩上，從小就給他一個正確的觀念。尤其在母親睿智的抉擇下，將他送到外祖父那裡，顏襄飽讀詩書，深明大義，在孔子小小的心靈中，種下為天下蒼生服務的

聖種，使得這棵幼苗就在外祖父的教育下，做了強化的培植，給予良好的滋潤，在其內心點燃光明的心燈，一直照亮他一生的前程。

孔子小時候，聰慧過人，有過目不忘的才能。五六歲時，就與哥哥伯尼，一同到私塾學了三年。為了讓孔子得到更多的學問，母親顏氏將他送到，飽學詩書的外祖父顏襄那裡學習，外祖父見他天資聰穎，好學不倦，兼生得牛唇獅鼻，虎掌龜脊，身高九尺六寸，堪稱天生異相，希望他將來能夠繼承堯、舜、湯、禹、文、武的道統，於是時常拿三皇五帝的大道，講給他聽，並勉勵他要做個君子。

孔子問道：「如何叫做君子？」

顏襄說：「君子要有三思：一是年少不勤學，年長了一無所能；二是年老不講學，死後無人紀念；三是有財不佈施，窮了無人救助。」

孔子答道：「丘當謹記不忘。」

顏襄又道：「君子還要有四恕：有君不能事，當官卻使人，便不是恕；有親不能孝，有子望他報，便不是恕；有兄不能敬，有弟要他順，也不是恕；有友不先施，有施望厚報，也不是恕。恕就是多替別人想一想的意思。」

孔子說：「這四恕，丘都不能！有君不用我，有父已作古，有兄不能敬，有朋友不能先施，因而心中常感到戚戚焉！」

顏襄微笑道：「你年紀尚輕，當然不懂得恕道，將來如果你從政當官，應當要效法堯舜，順天時，察地理，小則可以教民安樂，大則可以平治天下。謹記我的話，將來能夠擔任周公傳下來的道統，才堪稱頂天立地的大聖人。可惜！我老了，看不到你成名了！」孔子唯唯受教。

在周景王十二年（西元前五三三年）九月，外祖父就壽終正寢，孔子陪伴母親守孝百日，送柩出殯後，隨母返家，那年孔子是十九

歲。

教育是一個人成長的重要項目，然而教育大致有言教與身教之分，雖然教化必須靠言語的傳達，但是身教的影響，遠超過於言教的功能。因此，身為教育者，不但要能善於傳達比喻，使受教者易於接受領會，使其內心烙下深刻的印象；最重要的是，自己平時的言行舉止，常有決定性潛移默化的作用。孔子在小時候，雖然家境不是很好，卻受到母親和外祖父的影響甚大。

❖會 意❖

勸戒人生要三思　免得一生有所失
克盡五倫須四恕　人生圓滿行正途

04 三緘其口

多言必失應守中　三緘其口意義重
養氣忘言心淨空　智慧無窮聖賢同

觀今社會，為了求名求利，經常不擇手段，鮮廉寡恥，大言不慚，雖能獲得一時的榮華富貴，卻給自己的未來種下難以抹滅的禍根，也給社會人群帶來許多的不安，雖然有更多的物質享受，卻造成心靈的污染與空虛，使難安於心，憂鬱症的患者，比比皆是，此是幸福呢？還是災禍呢？古人制禮作樂，為的是營造安和樂利的社會，使人心有舒適安寧的空間。

當孔子正當壯年時，聽得老子具有無上的智慧，於是便前往拜訪。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謚號聃，所以也稱老聃，陳國苦縣（今河南鹿邑東）厲鄉曲仁里人。曾經擔任過周王朝的守藏史（今圖書館館

長），後因周朝衰落，西出函谷關，不知所終，曾留《道德經》流傳於世。

南宮敬叔，姓南宮，名适（讀擴），字敬叔，又字子容，春秋末魯國人，為魯國公族孟懿子的兄長，崇尚道德，處事謹慎，後為孔子的學生，孔子將哥哥的女兒嫁給他。

周敬王三年，當年孔子三十五歲，因南宮敬叔告知魯侯，孔子欲前往周京（今河南省洛陽市）造訪，魯侯賜與乘車及兩匹馬，在南宮敬叔的陪同下，一起來到周京求見老子。首先向老子請教有關禮樂及道德之事，老子謙虛地回答說：「對於禮和道德，尚略知一二，有關樂，我非樂官，未曾專研，不敢亂道，要知道詳細，必須請教王朝樂官長萇弘。」

接著微嘆道：「談到今日禮治不興，都是因周室衰微，諸侯爭霸，各自僭禮所致。講到古禮，那是周公旦輔佐武王、成王時所制

定，在西周隆盛時，各種禮制全備，上下遵守，莫敢僭越。自東周以來，王道日漸衰微，古禮也漸漸泯沒了。二位要知古禮，耳聽不如目睹，請隨我前往郊社、明堂、宗廟等處參觀，便可以一目了然。」

老子帶他們參觀明堂後，又引導兩人到太廟中，參觀各式祭器，大小約有百數十種。孔子走到右邊的石級前，看到一尊與人大小的金人立像，口上黏著三道封鎖，背上刻著很長的銘文。孔子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向敬叔說：「今天看了這尊三緘其口的金人，才知道做人不要多言，多言多失敗；不要多事，多事多煩惱。」說著，又隨著老子退出。

孔子又向老子請益說：「丘對於各種禮制不甚清楚，懇請夫子明白指教。」老子說：「說到各種禮制的用途，那作用太大了！天下國家可以禮治導正，所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都是以禮治國，使得國政隆盛，天下太平。幽王厲王，不依禮治，以致天下百姓遭殃。由此

可知，禮制關係著國家的治亂興衰，怎麼能夠等閒視之呢！要知道，古聖王承天道以治人情，奉鬼神以設教，因此而制定郊社、禘嘗、饋奠、射饗、食饗等禮制。」

少言可以養身養氣，多言必傷身，又容易因多言不慎，傷到別人而與人結怨，給自己帶來無窮的災禍，開口之前，能不謹慎嗎？

❖會意❖

大辯若訥不是傻　多言不智難豁達

上士勤行內省察　出言謹慎防佞詐

05 問樂萇弘

禮樂治國民和平　禮尚往來有溫情
樂化人心可平靜　善用禮樂世安定

《禮記・樂記》載：「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又載：「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由此可見，音樂是從聲音所生出來的，聲音是情緒的表達。因而從音樂的表現，可審知當時社會人心的感受，所以《禮記・樂記》又載：「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在安和樂利的社會中生活，人心安樂，無有憂愁，政清民和，其音樂祥和。亂世時，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內心哀怨又忿怒，政治不安，其音樂怨怒。亡國時，百姓顛沛流離，悲慘困頓，民不聊生，其音樂悲哀。

古代樂理，以絲竹金石匏土革木所發出的八音，合於宮商角徵羽等五聲，以配土金木火水等五行，來調理脾肺肝心腎等五臟，以調治慾怒喜樂哀等五情，使身心能以音樂恢復心情的平靜，這是古聖王治國以禮樂的理由，從人心的根本上紮根，不流於以刑罰治國的外在形式。

萇弘（？至西元前四九二年），春秋時，周室大夫，也稱萇叔。以擅長天文及音樂著稱。當時晉國公族內鬨，萇弘幫助晉大夫范吉射、中行寅作亂，晉卿趙鞅以此責怪周室，周室將萇弘處死。

當孔子拜訪老子問禮時，孔子說道：「禮失求諸野，丘曾經聽郯子說：『居家有禮則長幼分，閨門有禮則三族和，朝廷有禮則官爵尊，田獵有禮則戎事閑，軍旅有禮則武功成。』如果這五者都無禮，會有什麼禍患呢？」

老子答道：「這五者如果無禮，譬如瞎子走路，失去攙扶的人；又好比夜晚無燭，獨自坐在暗室中，眼睛無所見，手足無所措，進退

都失據了！所以將會使長幼不分，閨門親族不和，官爵失序，田獵失策，軍旅失勢，宮室失度，百官失禮，政事失施，動靜失宜，貽禍難以收拾！」

此時剛好萇弘來拜訪老子，孔子藉此機會，向他請教道：「不知武樂和韶樂，究竟那一種好？」

萇弘答道：「韶，是虞舜的樂名；武，是武王的樂名。論他們的功業，舜帝則繼堯帝治國，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周武王則伐商紂，拯救百姓於水火之中。以功業來論，堪稱無分輕重。如果就樂論樂，韶樂則聲容宏盛，字義盡善盡美；武樂聲容雖美，歌調卻是晦澀，不及韶樂。嚴格來說，韶樂可說是盡善盡美，武樂盡美卻未盡善。」

孔子在《論語‧為政篇》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可見其治世的理念，重在治本，勉勵百姓修道積德，再加以禮讓治國，可使百姓獲得安樂的生活，心安理得。

如果祇以政令和刑罰來治理，百姓祇求免於刑戮而已。人心沒有淨化，難免會出亂子，心中仍然擔憂。

❖ 會意 ❖

禮樂不興國難治　嚴刑峻罰仍造次
禮樂淨心寡缺失　樂於互助平萬事

06 老子贈言

一句善言萬金貴　能使迷者回正軌
開啟智慧佛心會　聖人之言須敬畏

《論語・子路篇》中，在魯定公與孔子的對談中，談到「一言興邦」與「一言喪邦」的道理，此中讓我們意會到，雖是短短的一句話，其形成的過程，祇要審慎加以深思，不難想到，說這一句話的動機，是為什麼而說，說了以後，相關的人反應如何？是產生幫助呢？還是破壞呢？如果能夠靜心的觀察，必然可以看到自己從說話的起因，到受話的反應，一一反省，加以改正，必然可以體會興喪的訣竅，自可去衰而興旺。

佛教禪宗，有「參話頭」的說法，是針對公案的話頭下功夫，以此提醒修士在未說話與說話之間，其中因何而說這些話。在未說話之前，一切

都是平靜的，說話之後，很多事情因而產生變化。其實言語在十惡業中佔了四種，就是妄語、兩舌、惡口、綺語。如果犯了，可會遭受三惡道的報應；如果不犯，就會有三善道的報應，所以平時要知道謹言慎行。平時祇要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即可種下善因。學學古時聖賢，多給予周圍的人善言善語，自可營造良好的氣氛，為社會祥和打下基礎。當時孔子拜訪老子，老子臨別給予贈言。

孔子在周京遊歷之後，準備回到魯國，親往老子處辭行。老子誠意款待，臨別時向孔子說：「富貴的人用財物來送行，仁人拿說話來送行。我雖不能夠富貴，卻負著仁人的虛名，臨別時送你頗關緊要的幾句話：現在世界上的士人，聰明深察的容易死，因其喜歡議論他人的長短；博辯宏達的人難保身，因其喜歡揭發他人的罪惡。居家當要知道養生孝親，當官能施展抱負則仕，不能施展則退隱。」

孔子稽首作別道：「教誨的言論當謹記心頭，終身不忘。」說

畢，即與南宮敬叔登車取道回魯國，先入朝見魯昭公。昭公詢問遊歷觀禮的經過，孔子回報得十分詳細。昭公肅然起敬道：「寡人曾聽敬叔稱讚，說你是當世無雙的國士，今日方知名副其實。」

孔子拜謝退出，從此昭公時常召見，而且南宮敬叔在公卿大夫面前，經常提起孔子的為人處事，其聲名大振，列國皆知。魯國好學志士，陸續前來拜孔子為師，勤求學問，南宮敬叔也以師禮事奉孔子。

孔子嘗在弟子面前，讚歎老子說：「鳥，我知道牠能在空中飛；魚，我知道牠能在水中游；獸，我知道牠能在地上走。鳥會被網羅，魚會被鉤釣，獸會被繩綁，唯有龍能乘風飛上雲天，我看到老子，有如龍一般，智慧無窮，可千變萬化。」

當我們聽到別人給我們善言時，應該要誠心感恩接受，不但於己有利，對於互相間的氣氛，可以產生祥和。如果自恃甚高，對於別人的建言，一概以為惡意批評，將使自己更為傲慢，致使自己慘敗於不知不覺之

中。如果別人的建言，一時不能接受，也要基於他人對我們的關心，而給予感恩，如此不但使互相之間，祥和的感情可維持，說不定也是我們將來成功的關鍵。

❖會　意❖

善言無價須感恩　不可拒絕生怨恨
句句入耳啟仁心　不能體會難生信

07 宥坐之教

中庸之道和爲貴　宥坐啟示不平虧
超越對待把緣隨　此理真空永世隨

古賢說：「萬物靜觀皆自得。」對於周遭的一切人事物，祇要我們靜心觀察，不難看出其中的奧妙，對於我們平常的待人處事，會有許多的啟發。由於世人常忙於追求生活，未能好好地品味，細心地觀察，因而造成許多的疏忽。這樣的情況，不但自己不檢點，還要怪罪他人，產生心中的不舒服，還要和他人起爭執，最後還要以「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為結語，實是欺己太甚。

難怪孔子在《中庸》說：「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

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無論遇到任何事情，能夠保持平常心，靜下心來觀照，那是一種享受，也是一種修養。如果能在起心動念之時，可以做到動心忍性，改進自己的缺失，自然能在日新月異的磨練下，獲得更多的進步，開啟更亮麗的人生。孔子對於其子伯魚在帶其參觀宥坐時，隨時給予機會教育。（此事有孔子四十七歲時率弟子前往之說）

魯昭公二十五年，孔子三十五歲。因為早婚，得子也早，此時已有一子一女，男子伯魚已經十五歲了，在初生時，正遇魯君賜鯉魚，因此取名叫鯉，字伯魚。自小由孔子親自教導，年紀雖小，學問已有根底。

有一天，伯魚跟著孔子走到魯桓公廟中參觀，看到神位前，有欹（讀七）側的木器，便向守廟的人問道：「這是什麼祭器呢？」守廟的人回答說：「這個器名叫宥坐，是皇帝的勸戒器。」

孔子說：「聽說宥坐之器，空虛時就會傾斜，裝到半實就會停

止，滿實時就會傾覆。是明君用來警惕自己用的，所以隨時放在身邊。」接著對伯魚說：「為何不注入水試一試呢？」

伯魚即向守廟的人取水，將水注入器中，注到一半，欹器變平正不傾斜，再注入十分滿時，欹器忽覆轉，所注入之水全部溢出。孔子長嘆說：「世上那有滿而不傾覆的道理呢！小子要謹記勿忘！」

接著前往觀看北堂，看到北面的戶扇，盡是斷的。便問道：「這是工匠的疏忽呢？還是另有說法呢？」孔子說：「建築太廟，官選有名的工匠，工匠選取上等木材，技術極盡巧妙，決無朽斷的道理，必然另有說法，想是昭示後人，不要間斷修葺的意思吧！」

參觀完後，回到家中，孔子對伯魚說：「小子年少無知，不曉得立身處世的道理。做人之道有三要，就是知恥、知鄙、知危。幼年不勤學，老來一無所成，這是可恥的；能夠做官顯貴，遇見貧賤故交而不理，這是可鄙的；常和小人接近，不能親近賢人，這是危險的。你

聽著，這三事是我一生所要力行的。」

知恥可生勇，知鄙可生貴，知危可生智，經常以這三件事來警惕自己，自然可讓自己免於許多的缺失，脫離許多不必要的困擾與煩惱。

❖會意❖

世間萬法皆是師　但願遇事要三思
經事長智因自悟　成仙作佛亦在此

08 苛政猛虎

顛沛流離百姓苦　民不聊生苛政虎
官逼民反是惡途　政通人和此事無

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章說：「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養兵重在防禦，保衛國家主權與土地，使百姓能過著安樂的日子，並不是用來侵略他國，造成百姓更多的痛苦。戰爭是為了達到和平的目標，不得已而使用的手段。因而要發動戰爭，必須慎重考慮才是。

然而古來有野心的人，為了達到一己的心願，為了個人的享受，常是不擇手段，不惜發動戰爭。戰事一起，壯丁被徵召於戰場，出生入死。大軍一過，兵荒馬亂，田地無人耕作，必成荒地，荊棘荒草叢生，戰死餓死

遍地皆是，必然使瘟疫到處流行，人間煉獄，因而產生。此時執政者為了自己的存活，仍向百姓強行課稅，使得百姓難以生存，如此的苛政，實比老虎吃人還可怕。

季孫氏，魯桓公之子季友的後裔，魯宣公九年（西元前六〇〇年），與孟孫氏、叔孫氏輪流執政。季平子自恃公室，僭禮專權，孔子知其必出大亂，不應其徵召，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授命弟子冉求前往應徵。

季氏問以政事，冉求對答如流，季氏欣然說道：「名師出高徒，實非虛言。」於是任命為家臣，遇機密事必召冉求商量。冉求將季氏謀反和盤告知孔子，孔子將季平子命家臣陽虎訓練甲兵，定期起事，使南宮敬叔夜入宮中密告。昭公當夜微服乘車，出國門逃到齊國。

魯國自從昭公逃亡後，三家爭奪國政大權，國內大亂。孔子便把家屬託冉求、敬叔照料，便隨同弟子駕車赴齊避亂。從泰山前經過，

見有婦人在田野間號啕大哭，孔子在車上聽得很清楚，向子貢說道：「哭聲沉痛而忽斷忽續，這是哀傷過重，氣阻喉間所致，趕快前往問個明白。」

子貢下車前往，見哭者是一個中年婦人，問道：「妳為何獨自在田野間號哭呢？」婦人說：「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了，丈夫也被老虎咬死了，如今我的兒子也被老虎咬死了！雖然哭斷肝腸，也不能盡我的悲傷啊！」子貢問道：「何不及早搬往他地呢？」婦人答道：「恐怕他地有苛政，不敢貿然搬家，不料三代盡死於虎口！」說罷，仍舊痛哭。

子路因要趕路，回到車上，把婦人的情況照說一遍。孔子長嘆說：「苛政比猛虎還可怕啊！如果只一處有猛虎，決不會人人盡喪虎口；但如果一處苛政，人人卻都要遭受痛苦了！弟子們將來出仕當官，切勿施行苛政，害得百姓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悲痛有如這個婦

人啊！」說著，車子繼續往前行。

身為一個領導人，全體上下能否得到幸福快樂，都看你一人的作為，如果能為公服務而去除私心，為了公益努力而去除私利，使得人人能過得如意，這就是成功的領導者。

❖ 會意 ❖

禍莫大於不知足　充滿私慾必痛苦

若要走上大同路　民心可用不可失

09 魯子三失

今生爲人累世修　今世不悟來世憂

夢醒人生真道求　瀟灑解脫纔有救

俗語說：「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這是給年輕人一個忠告，絕對不可當作耳邊風，以為是老生常談的話。青春雖然具有無窮的活力，未來的前途無限。然而時間是無情的，有如向東的流水，一去不復回。如果不把握美好的時光，一晃就到了中年了，此時還是一無所成，那就如孔子在《論語．子罕篇》所說：「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我們看到普羅大眾，有許多人就是如此，隨著時間沉淪於歷史的洪流中，不見人影。

長江後浪推前浪，代代必有新人出，取代舊人的事業。如果想要在這

個人間舞臺上，存活的時間延長，創造更有價值的人生，那就必須要活到老學到老，纔不致於讓前浪死在沙灘上，而能繼續湧向更寬廣的世界，經營更為美好亮麗的人生。古來聖佛，一直以來，為了讓世人夢醒人間，不屈不撓來教化世人，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對象。絕對不可如魯國的三桓，為了爭一時的權勢，卻留下千古罵名。也不要如魯子一樣，雖然後悔，卻以自殺收場，這都是不好的榜樣。

季孫氏作亂時，孔子與弟子一同離開魯國，前往齊國避亂，一路上曉行夜宿，當進入齊國境內時，又聽到哭聲，他很驚訝地說：「真是奇怪啊！正要避離國亂，在路上沒有一件吉兆，祇是一再聽到哭聲！我是一個沒有權位的人，難以關心利益得失，但昭公看來，已沒有復國的希望了！」

說時哭聲愈來愈近，孔子接著說道：「這種哭聲雖帶悲哀，不像有人死喪的聲音。」此時看到路旁有一個怪人，手中拿著鐮刀和繩

索，站立而哭。孔子下車問道：「你是什麼人？」怪人答道：「我是丘魯子。」孔子又問：「此地並不是喪葬的地方，你為何在此號哭呢？」丘魯子說：「我有三個過失，方纔醒悟，但後悔已來不及了！」孔子再問說：「是什麼樣的三個過失，希望你能毫無隱瞞地告訴我。」

丘魯子回答說：「我少年時好學，到四方去遊學，回家時父母都已死亡，未能及時孝養，這是第一個過失。長年侍奉齊君，齊君驕奢失士，不能匡正，這是第二個過失。我素來厚待朋友，現在朋友都與我斷絕，這是第三個過失。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盡孝而親已不在，欲親近舊交，然而情已斷絕，這人生還有什麼趣味呢？」說罷，縱身投水自殺。孔子急呼弟子赴水救助，但已無能為力了。

孔子回頭向從行的弟子說：「你們自問內顧無憂，可以跟隨我的，再繼續相從，不可以遠行的，還是要及早回去。國家亂成這個樣

子，不知要鬧到什麼地步呢！那個不是人子，那個沒有父母，求學不急於一時，國亂怎可忽視呢！」經孔子一提醒，弟子告別回魯國去的，有十一人。孔子繼續往前行，直到齊國的臨淄（今山東省臨博市東北）。

聖佛說：「人道圓滿天道成。」來到人間，不外是受業或乘願而來，無論是業力或願力，此生此世都應該要圓滿了結才是。有如孔夫子出生在春秋亂世，卻能不惜勞苦，完成其一生教化的重任，功成人間，道成天上。

❖會 意❖

有過能改即是善　有過不改就會慢
有生之年把道參　濟世化人天人贊

10 商羊示災

博學多聞孔夫子　商羊示災預告知
百姓免難無損失　救人又可積德資

世事變化無窮，雖說難以捉摸，但祇要仔細觀察，能令自己達於見微知著的地步，則可根據一事一物的變化，推測其始末，也不難探知其究竟。可是天地間的變動，對於無知的世人來說，祇能挨受的份，很難去突破，或者這就是所謂的因果報應吧！

因果報應的現象，就是自作自受。然而能知此理，還是很難接受事實的殘酷，也因此產生許多愛恨情仇，使得因果報應，不會因果報而弭平業因，可能出現變本加厲的情況，讓因果事成為滾雪球一般，愈滾愈大，何時能了呢？難怪人間的怪事，層層疊疊的出現，因而世人想用求神問卜的

方法，祈求神明來消災解厄，結果是否見效，那就見仁見智了。如依因果律來說，自己造的業，理當自己去了結，神明祇為告知排解之法，要徹底處理，還得要自己行功立德去還業債，纔是究竟的辦法。災難的示現，只是告知我們，報應快來了，要做好周全的準備。

高昭子，齊國的大夫，是元老高國仲的長孫，曾奉君命與晏平仲同行至魯國拜訪，並與孔子訂為至交。此次孔子到了齊國，高昭子迎至家中，奉為上賓。昭子想為國求賢，推薦給齊景公，卻被相國晏嬰（即晏平仲）擋下，因深怕他的相位被孔子所取代。

有一天，齊景公上朝時，看見一隻一足鳥，在殿前展翅跳躍。景公覺得很奇怪，問晏平仲說：「相國可知此鳥叫什麼名稱呢？」平仲說：「臣實在不知道，不敢隨便捏造來欺騙君王。」景公又問群臣，群臣都互相瞠目結舌，無言以對。

當天剛好魯昭公入朝，來感謝景公的厚待，昭公說：「孔丘是魯

國博學多聞的君子，現在貴國大夫高昭子家作客，何不遣使前往詢問呢？」景公即命昭子往問。昭子回到家中，說明奉君命回家，詢問有關怪鳥一事。

孔子回答道：「此鳥名叫商羊，乃是水災的徵兆。以前有一童子，屈一足，張開兩手，一面跳一面唱童謠道：『天將要下大雨，商羊跳起舞來。』如今齊國的宮廷看到這種鳥，水災應該很快就到。趕快告知老百姓，開溝渠修堤防，以免大水成災。」

高昭子聽後，急急趕回朝堂，將孔子所說的話，詳細告訴景公。景公深信不疑，即命昭子示諭百姓，做好防災準備，並督工修葺堤防。平仲卻冷笑道：「童謠何曾知道天時，如果沒有下大雨成災，不就失信於百姓，還是稍緩再作決定。」景公素來信任平仲，將此事暫緩處置。

不料退朝後，當天就下起大雨，昭子知道孔子的話已經應驗，因

而加緊督工修堤，並曉諭百姓開溝渠。大雨連下三天不曾停，臨國都遭水災，唯齊國有備無患，得免於災殃。景公於是前往昭子家中，感謝孔子，並向他請益政事，以師禮尊奉孔子。

齊國雖暫得孔夫子相助，但自己本身不能自我振作，終究還是無能為力啊！

❖會意❖

聖人才智雖可用　自己無德仍是窮

齊國雖能暫稱雄　君王無德仍平庸

11 為政之道

聖王爲政重在養民　自身度外愛民政勤
自律儉約取得民信　對於弱勢體恤憐憫

孔子在《論語．為政篇》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可見德為治理政事重要的基礎。《大學》載：「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這段給執政或領導者重要的提示。執政想要得到人民的信任與支持，自己本身的品德是非常重要的。

從歷史上的見證，橫征暴斂，重視一己享受的君王，常使百姓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民不聊生，必怨於執政者，百姓為了生存，必然鮮廉寡恥

而作奸犯科，終究社會造成動盪不安。此時若不能接受賢者的諫言，將導致眾叛親離，災禍必隨之而來。所以《大學》載：「見賢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基於這些理念，孔子在周遊列國時，也曾經以此觀念對齊景公提出建言。以下是孔子在齊國時，齊景公與孔子的一段史事，可供大家參閱。

齊景公（？至西元前四九〇年），春秋末齊國國君，名杵臼，齊靈公之子，齊莊公的異母弟弟。在崔杼殺莊公後，被立為國君。最初以崔杼為右相，以慶封為左相，後以晏嬰為正卿。在位期間，好治宮室，聚狗馬，厚稅賦，重刑罰，導致人民生活困苦逃離公室。

當商羊現於齊國宮室，孔子告以水災將臨，使得齊國早作準備，避免一場水災的肆虐，景公向高昭子說：「聖人的話真是確實，不會

騙人的。」於是來到高府見孔子，景公問說：「寡人在位多年，有才學者必定舉用，喜愛禮賢下士，仍然不能繼承先君桓公的霸業，應當要如何，才能使國富民強呢？」孔子答道：「欲求富強，最要緊的莫如節省財用。」

景公欣然地說：「這實在是切中時弊的名言。請問秦國的地小又偏僻，為何秦穆公可以成就霸業呢？」孔子回答說：「秦國雖然地小，穆公的立志卻很宏大；地處雖然偏僻，行政卻不偏差。加上堅決舉用賢人，謀求國內的和平，立法無私，令出必行。識得牧牛賣羊皮的百里奚，認為其有治國的才能，帶入宮中，長談三日，信為賢才，授以國政。孟明兩次兵敗，依舊信用為將，孟明遂盡力以圖報，得以戰勝晉國，稱霸西戎。」景公聽後大悅，改稱孔子為夫子。

有一天景公正和孔子談論政事，高昭子入見，說周使來報，周先王廟遭火災。孔子分析說：「這一定是釐王的祭廟，因釐王改變文

王、武王的制度，創造華麗的衣飾，住在高大的宮室，出外以奢侈的車馬，自奉過度，所以天降災禍，燒掉他的祭廟，以昭示他的罪過。」景公派人至賓館詢問周使，果然受災的是釐王的祭廟，使得景公更加敬重孔子。

會意

暴虐於民乃自殘　身為領導心難安
想得民心登天難　唯有愛民鴻圖展

12 賑災之道

古來大地有災害　爲政必須要防災
災除民安太平來　舉國歡騰強盛邁

從歷史上觀察，天災地變人禍，在人間經常會發生，佛家之所以將此世界稱為「娑婆世界」，乃指這個世界變化無常，世人必須要能忍受，佛陀提倡慈悲救世，慈是給樂，悲是除苦。世人都想要過幸福的日子，但幸福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要自己努力去經營，才能真正擁有，守株待兔是緣木求魚的行為，是永遠得不到的。因而對於災禍的形成，首先要知其根本的原因，勿再造惡因。對於未來臨的報應，要多積德迴向以化解；對於已來臨的惡報，要知懺悔甘願承受，繼續行功立德，以祈早日了業，還給自己一顆清淨的心。

然而也不要忘了，在實際上的防備，所謂「未雨綢繆」，乃對於未來臨的災害，要做好妥善的準備，纔能在災難來臨時，從容處置，至少可將禍害減到最低。絕對不可「臨渴掘井」，做「亡羊補牢」的工作，那損失可就大了。國家的元氣，和個人的身體健康，都是一樣的，必須在平時做好保養的工作。最忌諱的是，事前誇張，臨事緊張，處事慌張，事後囂張，不知在災難中，學習處置災難的方法。檢討每次處事的缺失，成為下次進步的重要元素。要把此次的損失，當成教材，那就可因此增長智慧，便不是損失了。孔子藉著齊國旱災時，藉著明王的經驗，給景公作了建議。

孔子常以明王的政教相告，齊景公雖然聽得入耳，可惜不能實行。這都受到晏平仲的阻礙，批評孔子的政見，食古不化，不合時宜，只能行於三皇五帝的時代，不能行於春秋列國爭戰的時代，只好當作一種政治學識，和他談論，的確是有益的。

景公於是經常和孔子見面，向他請益各方面的常識，如此在齊國耽擱一段很長的時間。在孔子三十七歲時，這年春天無雨，當年沒有收成，頓成旱荒，飢民嗷嗷待哺。景公前往問孔子，有關補救的方法。孔子說：「補救已來不及了，唯有賑濟飢民，以免為了逃荒而流離失所。」景公問道：「賑濟的方法要如何是好？」

孔子嚴肅地說：「堯帝時有九年的水災，商湯時有七年的旱災。水旱災荒，古聖王在位，尚且不能免除。賑災的善法，遇到荒年，要免除百姓苦役，不動土木，戒除殺牲，祈禱專用幣玉，祭祀不作樂，不宰牛，這是賢君自貶以救民的意思。還有向豐收的鄰國買米，以半價轉賣給飢民，叫做平糶（讀跳）。總之，水旱災荒，必須事先預防，不可臨渴掘井。堯舜時代，常常遇水災，自從大禹在外十三年，治水成功以後，水災就難得遇到了。」

景公依言，命昭子請示孔子辦理。孔子並叫昭子，運出倉庫中的

積米，並勸富室官家各出米若干石，以作放賑之用，活人無數。昭子為杜絕賑米被侵吞，發放賑米，責成一班孔門弟子經手。

知人善用，是處理事情的要訣。想要做一個成功的領導者，本身兼具才能和品德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品德，才能接納四方的賢才；有了才能，才能妥善安排人才，使各盡其力。

會意

人生遇難乃難免　學習面對智慧現
莫因遇難顛倒顛　難中無難是聖賢

13 弟子從政

學而優則可從政　從政經驗智提昇
學以致用導以正　莫要貪賄罪惡增

「政治」是處理眾人的事，乃是有才德的人，為百姓服務的人生舞臺，那是非常正面而有意義的事情。古來有德者，對於當官從政，都以謹慎禮讓的態度，以其有能力而且受到君王的肯定，必定全力以赴，為國為民服務。絕對不是為了居高官，掌權勢，領厚祿，成為領導者的殺手而從政。因此執政者本身的觀念與節操，是非常重要的，孔子在《論語，子路篇》曾說：「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可見端正自己的身心，對於從政的重要性。

孔子在《論語・憲問篇》對原憲問恥，回答說：「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可見孔子教導弟子從政，憂道不憂貧，要問自己，對國家君王百姓能奉獻多少？而不計較自己的官位與俸祿，因而在《論語・里仁篇》又說：「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他在齊國的時間，景公想要重用他，晏相懼怕取代其位，多方阻撓，祇從其弟子中選幾位優秀者，委以執政，子貢就是其中一位。

孔子率領弟子在齊國一段時日，齊景公欲委任孔子當司寇，但晏平仲以孔子沒有從政經驗，不便以重要職務委任為由而作罷。接著景公想從孔子的學生中，找幾位優秀人才加以重用。

景公說：「寡人看孔門弟子中，當推端木賜、曾參兩人最有才幹，相國何不委以邑政，如果才能出眾廉潔過人，便可大用。」平仲答說：「臣知曾參不過孝行出眾，端木賜精通六藝，口才出眾，可稱為孔門中第一人才。信陽（今河南省信陽市）為大邑，委任他去治

理，一定能夠勝任。」說罷，立時下聘委任子貢為信陽宰，即日到任。

子貢接到委任，告知孔子。孔子說：「從政之道，要勤於事，慎於心，時時不可懶惰疏忽。接到君命的時候，要能做到無奪、無伐、無暴、無盜，便是好宰官。」子貢說：「賜自少受到夫子的教訓，怎會為盜所牽累呢！」

孔子說：「恐怕你對這些道理不甚了解，聽我來解釋。所謂奪，是指前任清廉，不當去位，後任接他的位置，彷彿是奪取的。所謂伐，是指前任是賢明的，後任是糊塗的，乃以不肖代替賢能，好似用蠻力打下來的。所謂暴，是指頒行命令時很緩慢，施用刑罰時卻很急促，也就是不教而殺，暴虐百姓。所謂盜，是指揀好的歸於自己。」

接著又說：「精通吏治的人，要奉公守法以利百姓；不懂得吏治的人，貪贓枉法以禍害百姓，使得百姓怨聲載道。為官要能平，見財

要能廉，廉平是當官的天職。見善不能舉，就是蔽賢；揚人之惡，便是小人。稱道他人的好處，好像是自己的好處；談論他人的惡處，好像自己聽受一樣，怨聲自然可以減少，這就是慎獨的功夫。這些事情如果能夠確實做到，莫說是當邑宰，就是治理天下也不難啊！」如今河南信陽市還有子貢祠，可見當年他的政績，受到百姓愛戴的盛況。

會意

官場守法好修行　盡心盡力執政勤

莫要貪贓壞德品　國泰民安政治清

14 敬事君子

見賢思齊學君子　曉義去利德建樹
修道一貫君子路　了願淨心返古樸

「君子」一語，最初在西周出現，原指世襲的貴族。到了春秋時，孔子推崇儒家的思想，把君子作為理想的人格，乃是指有道德的人。孔子把成就君子，作為其教育的重要目標，因而在《論語》中，「君子」一詞，出現了一〇九處。

孔子對於「君子」的塑造，其理想目標，在《論語・學而篇》說：「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又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又在《為政篇》說：「君子不器。」有關這些話，給當代

及後代教育學生，有個正確方向。

既然說到君子，必然就有相對的小人。在《論語》中，小人有指平民及道德低劣者兩種意思，在其文中，孔子經常對「君子」與「小人」有所比喻。如在《為政篇》說：「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在《里仁篇》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有一次，齊國的高庭就問孔子，有關敬事君子的方法。

高昭子的族人高庭，當時孔子進入齊國時，曾被派遣前往臨淄城門迎接，與孔子有一面之緣，因為身有職守，不能經常來求教。有一天，衣冠整齊來見孔子，說：「庭不怕山高，不嫌路遙，不惜辛勞，專程前來叩問，敬事君子的道理，希望夫子能明白賜教。」

孔子說：「辦事情要幹練，對待人要敬重，行仁德要不倦，見了君子要保舉，見了小人要退去，除去自己為惡的心，顯出自己的忠心，來事奉君子。效法他的行事，學習他的禮貌，那麼雖遠在千里之

外，也如同和你是親兄弟了。如果不效法他的行事，不學習他的禮貌，那麼雖近在眼前，也和你不相來往。」

接著又說：「隨時在講話時，沒有忘記自己的憂慮；隨時在行動時，沒有忘記自己的患難，這只有智者才能夠做得到。所以平時自修時，要常存恐懼以除去後患，力行恭儉以避開艱難。要知道一個人，雖然終身行善，只要一句話或一個行為錯誤，前功就會盡棄，因而言行怎麼可以不謹慎呢！」

高庭稽首道：「今日得聞夫子一席教訓，好比飽嘗一席山珍海味，庭當終身謹記，當作立身處世的箴言。」

有一天，晏子為父親舉辦喪事，平仲身穿麤斬衰（讀粗資催）、經（讀跌）帶，手執喪杖，足穿草鞋，吃粥，夜宿傍廬，以苫（讀山）鋪地，以草作枕。有幾個前來送喪的老者批評說：「這個不是相國喪父的禮制。」平仲說：「感謝諸老的批評，我因自小蒙受先父的

教導，才有今日。受父恩至深且重，現在報答的日子已沒有了，用此過重的喪服，以聊盡我的孝思。」

曾參在晏宅裏辦喪事，將此事告訴孔子，並問究竟誰是誰非？孔子說道：「幼喪不可過禮，長喪盡可過禮。那晏子不拿自己的是，駁他人的非；不譏笑諸老不知禮，用謙詞以圓諸老的非議，可稱得善避是非了。」

會意

君子人人都想當　必須積德在平常
不可祇在名相長　忘了樸實在心上

15 君子處事

高瞻遠矚君子懷　大公無私心無乖
居心坦蕩無私愛　小人遠之難使壞

俗語說：「家和萬事興，家不和萬世窮。」這是古來的銘訓，也是事實的呈現。我們在世間想要得到的幸福，其實就是祥和，祥和能讓我們化煩惱為菩提，能讓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能化敵為友，能化干戈為玉帛，能將人類從煉獄中救出來。因而孔子的學生有子在《論語‧學而篇》說：「禮之用，和為貴。」一個家庭，訂了許多規矩；一個團體，訂了許多規章；一個國家，訂了許多法令，如果無法讓百姓安居樂業，和平相處，那又有何用呢？我們從孔子與學生曾參的對話中，可領會出君子待人處事的態度。

齊相晏嬰想以下卿禮聘曾參，曾參來到相府辭謝婉拒。晏平仲說：「送人以財，不如送人以善言，我有片言相送：今有人種蘭三年，常培以鹿肉醬，蘭得純陽的肥料，變成了異種，換得一匹良馬。這不是蘭的本能，那是因有名貴的肥料栽培啊！所以君子居必擇處，仕必擇君，擇君為的是求仕，擇方為的是求道，擇處為的是移性，怎可不謹慎呢！」

曾參把晏相的贈言，向孔子詳述一遍。孔子說：「晏子的贈言，不脫君子的口氣！追求賢士的不會困，追求富人的不會窮。馬陸斷足，仍能行動，這是什麼緣故呢？是因為輔助眾多啊！所以富人能夠讓人，誰人不願意和他接近；貴人能夠愛人，誰人不願和他親密。語言不違逆他人，才稱得知言；一言而眾人響應，才稱得知時。所以富者能夠富人，不會使人貧；貴者能夠貴人，不會使人賤；達者能夠達人，不會使人困。」

曾參說：「晏子與人說話，能用和婉的語言來對答，可稱深得富貴達人等三昧了！」孔子說：「一般的人，富了便奢侈，窮了便吝嗇，不嚴禁便淫，無態度便逸，縱慾放肆便敗。所以鞭打下的兒子，不服從父教；刑戮後的百姓，不服從君令。由此可見，疾痛是難忍的，激烈是難行的。因此，君子不急於斷除，不急於控制，但求飲食有定量，衣服有禮節，宮室有制度，用器有規定，蓄積有數目，這便是防亂的根本。」

曾參問：「君子要如何立身處事呢？」孔子說：「好智多謀的容易成功，有勇好問的可操勝算，愚笨怯弱者反是。所以不是君子，忠告不聽；不是泥地，種樹不生。得到君子，好比聚沙而降雨；不得君子，好比聚聾而敲鼓。擅寵專權，妒賢忌才，原是愚人的常情，殊不知，位愈高則愈危，任愈重則易崩，失敗是即時可見的。船無水不能行動，然水多入船便要沉沒。所以君子處高位，負重任，恐懼心隨之

愈重，這是君子立身處世的箴言。」

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九章說：「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孟子在《孟子・盡心下篇》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古來聖哲對於政事的看法，皆有其相同之處，就是要以照顧好百姓，為重要職志。釋迦牟尼佛也說：「眾生是佛的功德本。」沒有眾生就沒有佛，因而無論在世或出世，放下自我，平和相處，是人生的重要課題。

會意

以智治國國難治　放下自我便無私
清淨無為至上事　此中道理須靜悟

16 安定之道

心安理得自然定　安定之道心清淨
智慧開啟道理明　返樸歸真自然清

孔子一生對學生的教育，不外乎求得心安理得。想要獲得心安，就不能愧對良心，良心就是每個人稟承上天的天性，也就是《中庸》所說：「天命之謂性。」我們能順從天命行事，就合乎大道的規則，稱為「率性之謂道」。「中庸」是世人行事的最高指導原則，但實際上是無法言喻的，用在人事上，就是無過與不及的情況，也就是恰到好處。

如果再深入探討，要做到恰到好處，並非是那麼容易，因為每個人對這個境界的詮釋，都有不同的看法，這是因為累世來，所積累的心意識有所不同。如果不能將心性淨化，難免有個人習性的執著，對事情的真相必

然會看走眼，卻自以為是。有如帶有色眼鏡，所看到的都不是原色，但習以為常後，將誤以為是原色。孔子對於子路好勇的個性，希望其能改進，因而提起銅鞮伯華的故事，來教育他，這是針對子路之習性，而施用的教法。

有一天，孔子講學終了，忽然長嘆一聲說：「如果銅鞮（讀低）伯華（古賢人，名赤，字伯華，食邑於銅鞮）尚在，天下早已太平了。」子路問說：「由願聞此人的生平行事？」孔子說：「在幼年時，聰明好學；在壯年時，有勇力而不屈服；到了老年時，有道德而能謙下禮讓。有了這三件好事，拿來平定天下，有何困難呢？」

子路說：「少年好學，壯年好勇，這是可能的；但要做到有道讓人，有誰肯讓他呢？」孔子說：「你有所不知！我聽說，以多攻少，沒有不勝的；以貴下賤，沒有不能的。從前周公官居家宰的尊貴，手制天下的政令，尚且以禮賢下士，一日延見百七十餘人，將國家治理

安定，也就不困難了。」

孔門中唯有子路好勇多力，子路也自稱是夫子的衛士，孔子也曾在學生的面前提過說：「自從仲由（子路）從我問道授業以來，與我往來的人，就沒有以惡聲相對的了。」子路聽後，非常高興，格外用心練習劍法。孔子問他說：「由！你生平有沒有喜好？」子路說：「弟子喜歡舞長劍。」孔子說：「不是問你的武功，問你原來的才能，再加以學問，你是喜好什麼？」

子路說：「既然有了才能，又何必有學問呢？好學究竟有什麼好處呢？」孔子說：「君王沒有諫臣，將失卻正大；士人沒有良友，將聽不到良言；馬沒有鞭策將不能駕馭。木有了準繩，才能變直；人受了學問，無事不順；厭惡學問，容易做錯事而招刑罰。所以君子不可以不學。」

每個人都具有良好的本性，但也免不了有不良的習性。教育的功能，

在於調整偏差的行為，使過與不及趨於中庸。教育不祇是老師在課堂上所教的，其實世間的一切，祇要我們靜下心來，好好品嘗體會，不難發現萬事萬物萬象都是我們的老師，隨時隨處都提供我們最好的教育材料，難怪古賢說：「上天給我們都是最好的。」

會意

溪聲盡是廣長舌　問君可是有所得
悟得佛性方為可　原來淨空無所遮

17 贈言子路

政治注重在服務　做好準備纔上路
莫要逞強致民苦　無德無能豈建樹

身為一個領導者，必須將全體帶向幸福安康的大道，當然這種景象並非嘴巴說說，就可以達成的目標。這是領導者本身，具有相當的德能，而且願意無怨無悔無私的奉獻，纔能有所成就的。所以老子在《道德經》第七章說：「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可見無私無為的奉獻，是成就聖業必備的條件。

世人一味祇為私利著想，利用各種手段，不惜破壞倫理道德，雖然爭得許多利益，卻引來許多的禍害。但願每個人都能靜下心來，仔細地想一

想，如此的作為，是在陷害自己呢？還是在成就自己呢？我們可在歷史上找到許多實證，在《大學》也有「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的警語，值得領導者重視。有一天，季氏任命子路為蒲邑宰，在向孔子辭行時，給子路一些從政的建言。

冉求帶子路一同拜謁季孫氏，季氏問他有關政事，子路對答如流，知道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文武雙全政治家，大加讚賞，當下任命為蒲邑（今河南長垣縣）宰，叫他即日到任。子路感謝委任後，來見孔子辭行。孔子問說：「要贈送給你馬車呢？還是贈你箴言呢？」子路說：「請賜給我箴言。」

孔子說：「沒有加強努力學習，就不能通達；不能刻苦耐勞，就不能建功。不忠便無親，失信就難回復，不恭敬便失禮。只要力行這五件事，就不必他求了。」子路說：「由當終身奉行。敢問如何使初識者信任你？如何以少言，與人保持良好的關係？如何長時做個善

士？」孔子說：「你問的問題，答案都在剛才說的五事中。要讓剛認識的朋友信任，就要對別人忠心；要以少話就取得良好關係，就要有誠信；要想長久做個善士，就要講究禮節。」

接著又說：「總而言之，邑宰的職位，雖然只是治理一邑，大的數百里，小的數十里，但是政績的傳播，非但能及魯國，並且會遠播各國。而且身為親民的長官，受到一邑百姓如父母一般的敬奉，怎麼可以濫用刑罰，逞著剛直的個性，橫征暴斂，弄到全邑的百姓，怨聲載道呢！」

子路說：「由生性剛直，缺乏涵養，初次當邑宰，恐損夫子的聲譽，敢請夫子能將行政聽訟的要旨，明白賜教。」

孔子說：「邑宰的行政，最要緊是要深知民間疾苦，水旱災荒，要事先防備；要能愛民如子，無論年齡身分地位，都要教他們知道廉恥，曉得仁義；士農工商，各安其業，如果有無業遊民，必革除其惰

性，使他有一藝之長，賴以餬口。至於聽訟，全在細心查察，如果案子多了，難免有冤枉，唯有使人民知廉恥，戒作偽，不欺詐，那麼民間太平，自然就沒有爭訟了。」

《大學》所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一體成型的，想要天下太平，每個人修好自己，是重要的基礎。

會 意

格物致知是根基　誠意正心不可離
修身齊家是後繼　治國安世皆歡喜

18 水之善德

水火無情最有情　水火養人可活命
慎用水火必安定　不慎使用難安寧

常聽人說，水火無情，然而人類的成長當中，從來離不開水火。從歷史的災難中來看，人類的生命財產，毀於水火之中者，也不在少數。從這一事實的情況中，我們領會到，萬事萬物萬象都是中性的，人間的一切對我們而言，沒有什麼是好，什麼是不好。重要的關鍵在於會不會使用，能明理善用，一切都好；不能明理善用，一切都不好。

老子在《道德經》第八章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從觀察水的哲學中，我們領會到，

「善利」與「不爭」是水德的重點，也是提供我們日常生活中，可以與人及萬物和平相處的道理。有一次，孔子與子貢信步走到大河邊，看到流水，對子貢說明關於水的道理。

有一天，魯國的附庸諸侯郝隱公，命大方來朝魯定公（魯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且向孟懿子問冠禮，懿子不知，特來轉問孔子，孔子迎入室中，分賓主坐定。孟懿子提出許多冠禮之事，孔子知無不答，而且非常詳盡，懿子十分感激，告辭孔子。

孔子送走客人後，與子貢閒步到了大河邊，俯觀東流水。子貢問說：「君子遇見水，必然會觀察，這是為什麼呢？」

孔子說：「因為水能常流不息，而且能普潤一切生物，所以水似乎有德；流必向下而不逆上，成就方長之形必循理，似乎有義；其浩大無盡，似乎有道；流行經過漫長的山間谿谷而不懼，似乎有勇；安放沒有高低不平，似乎守法；自動調整水位，不必刻意分配，似乎正

直；無孔不入，似乎明察；發源於東方，似乎立志；水進水出，洗滌萬物，似乎善變。水有這許多善德，所以君子遇到水，必然會仔細觀察，對於待人處世的啟發，作用非常的大，怎麼可以不看呢！」

孔子又向子貢說：「你在信陽的政績頗好，你去位後，當地百姓為你建立生祠，可見你有德澤於民。但只顧修德，不知守法，顧此失彼，豈不是會違法亂紀嗎？魯人贖臣妾於諸侯，都可向官府領獎金，這是魯國的定法，為何你代贖人於諸侯，卻退回贖金呢？這是你的過失啊！聖人作事，可以移風易俗，教導可以普及萬民。現在魯國窮人多富人少，如果贖人受金，算是不廉的話，為何政令容許相贖呢？既然容許相贖，為何還要退還贖金呢？從今以後，魯國人不再贖人於諸侯了！這不是你的過失，是誰的過失呢？」

子貢說：「賜（子貢）知道錯了。」孔子勉勵他說：「誰人沒有過失，知過而不改過，過就會越積越多；知過而能改過，以後就不會

再有過失了。」

人非聖賢，難免有過，過而能改，必然走向善路。因而平時對自己的要求，要能嚴謹而實際，才能有效改變自己，如古賢說：「聖人過多，賢人過少，凡人無過。」以此自我鞭策，自然可以在日新月異的檢點改進中，進入聖賢的行列。

❖ 會意 ❖

修道先從心修起　堅守正道不可迷
改進缺失要責力　想要成就靠自己

19 七教治國

七教治國可守國　民富國強最善妥
聖王治國禮讓多　可使萬民安心所

古來聖王治國以王道，能使百姓身心安定，人人遵守道德，知道禮讓，生活在和平安樂之中。居小國能以禮事大國，居大國能以慈助小國，相互之間，互敬互助。霸王成就霸業，卻以武力震懾，使人畏懼其威武，而不得不服從。雖然這個理論大家都知道，但實施起來，由於智慧品德的不同，其使用的方法，就會產生差異。因而古來君王，有受後人歌頌者，其名萬古流芳；有被後人臭罵者，其名遺臭萬年。

國家是由人民所組成的，一位聖王要將國家政治上軌道，本身要有足夠的品德和能力，所推行的法令，使百姓樂於遵從，上下一心，團結一

致，如此纔能將好的風氣建立起來，人人知廉恥，主動樂於遵守法令，國家雖設有刑罰，卻是備而不用，如此纔能安和樂利。孔子在春秋末年，所要推行的就是這種制度。因而在教導弟子時，時時不忘提起聖王政治，使此理念深植心中，而用於參政上。

有一次，曾參向孔子請教王道，孔子說：「有很多事情要完成，是互相關聯的。比如道德，沒有德，道就不尊；沒有道，德就不明。所以雖有好馬，如果不依馭馬之道，是不能趕路的；雖然地廣人眾，如果不以治民之道，是難以成就王道的。因而古時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修了七教才可以守國，行了三至才能戰勝。」

曾參問說：「這道與德是要如何解釋呢？」孔子說：「道，就是事物所有的理性。物有物理，事有事理，能夠通達一切事理，叫做達道；德，就是光明正大，無偏無私的行為。不過『慈善』兩字，容易誤解，例如放生戒殺、施粥施衣，這是善行，不是德行。德行不容易

了解，但行明王之道，卻首重明德。」

曾參又問：「這七教是什麼呢？」孔子說：「在上位的敬老，下民知孝；在上位的尊長，下民知悌；在上位的好施，下民寬裕；在上位的親賢，下民擇友；在上位的好德，下民從善；在上位的惡貪，下民少爭端；在上位的廉讓，下民知廉恥，這就叫做七教。七教是治民的根本，人君當先行仁義，那麼大夫忠，士人信，百姓敦厚，風俗樸實，婦女貞節，這是教化的效果啊！」

曾參說：「道實在太大了，弟子那裡能夠了解呢？」孔子說：「你以為道就是這樣嗎？還有更多呢！古明王的治民，臣下有功，按例必裂地封爵，劃界治理，命有司每日查察，進用賢良的，革退不肖的。那麼賢人喜悅，不肖的恐懼；哀恤鰥寡，收養孤獨，周濟貧窮，勸導孝悌，選用才能，那四海之內，就沒有犯法的人了。上親下，猶如手足與腹心；下親上，猶如幼子與慈母。上下相親如此，那麼政令

使得萬民感恩戴德，近的悅服，遠的來歸，這就是政治的效果啊！」

孔子對於老子的智慧是十分崇拜的，而老子所主張的是「無為而治」，其在《道德經》第十九章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將慾望減到最低，是安定國家重要的元素。

❖會　意❖

少私寡慾見真性　明心見性真理明
撥雲見日萬里晴　心地光明本性淨

20 賢君三至

知人善用不可遲　放手信任不可阻
賢君用人有三至　都能做到政無誤

用人的原則，疑則不用，用則不疑。從歷史上，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錯誤的事例，任用人，表面上似乎很信任，但在其任事當中，卻事事干預，常常掣肘，讓賢明的人，無法施展其抱負，大不了淪為其操作的工具。到最後，要承擔過錯，卻無法得到賞賜，這是用人最大的忌諱。

《戰國策》載：「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當一個人被當成知己之後，對於所有的一切，當會盡全力去做。古來善於任用人的人，被任用者願意為其付出一切，上刀山下油鍋，縱使一死，也在所不惜，這一種慷慨的豪氣，來自於被重視而生起。領導者要知道這一股的氣勢，如

果善加運用，何事不成，何地不達。從事領導工作的人，豈可不知呢？此處，孔子將此從政的奧妙，毫不保留地教導曾參。

曾參說：「七教已經明白了，敢問什麼是三至呢？」孔子說：「最好的禮儀，是不必互相謙讓，天下就能治理得好的；最高的賞賜，是不必使用財物，天下的士人就能喜悅的；最好的音樂，是沒有聲音，能使百姓和睦相處的。賢明的君王忠誠地實行三至，使得天下其他的君王，都可以了解；天下的士人，都可以當作臣子；天下的百姓，都可以役使。」

曾參說：「請問這是什麼意思呢？」孔子說：「古代賢明的君王，一定知道天下所有賢良人才的名字，既然知道他們的名字，還知道他們實際的才能，以及他們的命運，他們所在的地方。等到適當的時機，以適當的爵位，讓他們得到尊貴的地位，這叫做最好的禮儀，是不必互相謙讓，天下就能治理好的。用天下的利祿，來讓天下的士

人富足，這叫做最高的賞賜，是不必使用財物，天下的士人就會喜悅的。如此之後，天下的百姓就會講究名譽，這叫做最好的音樂，是沒有聲音而能使百姓和睦相處的。」

孔子接著又說：「天下最仁愛的人，能夠團結天下最親近的人；天下最賢明的人，能夠舉薦天下最賢能的人。這三方面都能夠做到了，就能征討其他的國家。因此仁愛的人，最重要是能夠愛人；有智慧的人，最重要是能夠知道賢人；賢明的執政者，最重要是能夠讓賢人擔任適當的官職。有領土的君王，如果能夠實行這三個方面，那麼天下的人，都會聽從君王的吩咐。賢明的君王征討的國家，必定是政教有缺失的地方，因此誅滅那裡的國君，改變那裡的政教，安慰那裡的百姓，還要不奪取他們的財物。所以賢明君王的政令，就如同及時雨一樣，一旦來臨，百姓就會很高興。因此，政策施行可更為廣大，親近的百姓會更為眾多，這就是輕鬆勝利地征討他國。」

《大學》載：「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不知人性，不善用人，致使天怒人怨，眾叛親離，必然招來災禍，又能怨誰呢？

❖會意❖

以義為利是上利　善養百姓眾力集
自私自利速棄離　禍害遠離福善聚

21 君子小人

君子居食不強求　雖然窮困卻不憂
小人常被財色誘　不顧道義棄德修

老子在《道德經》第十八章說：「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由此衍生出，家貧出孝子，國亂出忠臣，世亂出聖人。其實孝子、忠臣、聖人，平時並不是沒有，只是沒有讓其呈現的舞臺，所以顯現不出來。因而任何的情況，都有其存在的意義，但看我們如何以真心面對。世人都想成為聖人、忠臣、孝子、君子，不願當妖魔、亂臣賊子、不孝子、小人。

然而老子在《道德經》第二章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由此可見，世上真君子難為，偽君子必然出

現，這就是真小人了。然而真君子為人方正，容易得罪人，難以見容於世人，常被以「偽君子、真小人」稱呼，其實能在此中屹立不搖的人，纔能夠成就真君子。以下是孔子分析君子與小人，以回答顏回的請教。

在孔子的弟子中，以顏回和原憲的生活最窮苦，兩個人的氣節，遠出一班弟子之上，非但終身不願屈節權門，充當家臣，並且對現在權門當家臣的同學，羞與為伍。由於魯國的公室衰微，孟孫、叔孫、季孫三家爭權，使得孔子不願仕魯。顏回素知宋國是孔子的始祖，有心要到宋國去，借此奉勸孔子去魯歸宋，就向孔子說：「不如就到宋國去吧！敢問要如何立身？」

孔子說：「祇要守著『恭敬忠信』四個字，能夠恭，自然不近禍患；能夠敬，自然得人親愛；能夠忠，自然與眾和睦；能夠信，自然得人信任。立身能夠堅持這四個字，不只能用於自身，還可以治理國家。」

顏回說道：「立身的道理明白了，請問如何與朋友交際？」孔子說：「君子交朋友，有了過錯，不能推說不知道。要在長期的交往中，累積德行，不可對朋友懷恨在心，這是仁人君子的交友之道。」

顏回又問：「怎樣才能稱為君子？」孔子說：「愛人以德，行事之前，必先測度輕重，處事的態度，對自己不偏重，對他人不輕視。」

顏回又問：「小人與君子在言語上，要如何去辨別呢？」孔子說：「君子是以品德來發言，小人是以利口來發言。所以君子為著仁義，急用言語相勸，能夠久遠相愛；小人為著私利，急用言語相誘，不能久遠相親。常言道：『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君王如果沒有直言諫諍的忠臣，父親如果沒有直言諫諍的孝子，兄長如果沒有直言諫諍的賢弟，士人如果沒有直言諍論的良友，能從來不犯過失，是沒有的事。」

世人由於在乎別人的說法，為了讓別人稱讚，因而作出許多巧言令色等阿諛不實的言行，卻不在實際上下功夫。因而要真正成為一個灑脫自在的人，就必須自己先明白人生的究底，實事求是，要能做到如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篇》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此等大丈夫，才可以說是頂天立地的君子。

❖會意❖

大丈夫頂天立地　真君子一身正氣
小人諂媚討人喜　最終祇是為私利

22 治民之道

治民須謹慎處事　考量必周全慎思
憫恤要依據體制　以免功高卻震主

孔子在《論語・八佾篇》說：「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又在《泰伯篇》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可見雖有心願想為民服務，但也要看自己目前的立場，是否適合去講話或做事，否則沒有幫到忙，反而招惹一些不必要的閒言閒語，讓自己備受委屈，還生了滿肚子氣。滿腔熱血要為公做事，最怕考慮不週被誤解，結果是幫倒忙。

孔子在《中庸》說：「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讀夾）；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做任何事情，能事先做好準備，必然可以使事情進行得比較順利。以免中途發生突

發事件，卻沒有應變措施，那祇有眼睜睜看著事情，以失敗落幕。尤其是從政治民一事，從外表來看，似乎是單純，其實中間牽扯甚多，如果太過直爽任性，恐怕會帶來不少禍患。因而孔子對於子路的從政，由於了解其率直的個性，所以對他諸多的關心。

子路當了蒲邑宰，勤政愛民，親自視察全邑鄉區，對於低窪地方作防患未然的設計，召集公正鄉民，來議定補救工程，分派各地少壯鄉民工作，派遣者老指導監督，不給工資，只給飯吃。子路為提倡各富戶認捐起見，首先捐獻養廉錢，每人每日給以一簞食，一壺漿。

顏回自宋回歸魯國，在路上遇到子路監察，回到孔門，將此事告訴孔子。孔子隨即派子貢前去勸止，子路去見孔子，說：「由受夫子教訓多年，薦為蒲邑宰，由見暴雨將至，低區恐受水災，所以使民修溝洫以防備水患。因見貧民挨餓作工，心覺不忍，因此每人日給簞食、壺漿，稍解飢渴。夫子特地使子貢來阻止，莫非有不妥之處

麼？」

孔子說：「由！你的為人樣樣都好，只是性情過於率直，不知變通。你的這些作為，我都很喜歡。恐怕在這個時代，權臣執政的魯國，居官行政，格外要瞻前顧後，如果不小心，只是憑著良心，那麼可能出現反效果。」

子路說：「據夫子的說法，在魯國當官就不能行仁政，必須要貪贓枉法，剝削百姓去敬奉權臣嗎？」孔子說：「廉潔是當官的要素，斷不可有貪污的行為。祇因為在權臣身邊，趨炎附勢的小人太多，專等你一些不合理的政令，據為攻訐的話柄，在權臣面前危言聳聽，弄到把你立刻下任纔肯罷休，這就是勸止你的原因。你既然憐惜貧民挨餓工作，何不稟請魯君，發公倉米來賑濟，用不著你私人出資購米施食。你自以為是行德政，豈不是顯現魯君的無德呢？常言道：『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你吃了魯君的俸祿，私行自己的恩惠於百姓，顯

示魯君不施恩澤於百姓。雖然你沒有其他的居心，如果被趨炎附勢的小人知道了，就說你居心叵測，那麼你要受的罪就大了。」

子路避席肅立說：「夫子愛我，過於父母，敢請長住蒲邑，以便隨時請教。」

行事當有君子的風度，但不能不防小人的嫌隙，如此纔能行於正道，而且免於被害。

❖ 會意 ❖

正直為人是正道　對於小人須防牢

忠心耿耿當然好　也須注意被扳倒

23 夫子三事

言談之中顯個性　反觀反聞求精進
夫子三事要聽清　會心行事得安寧

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二章說：「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人貴在有自知之明，世人本具智慧，祇因受到習性的蒙蔽，致使無法找到自己的弊病，還自以為是，因而讓本性的智慧埋沒，卻呈現了愚癡的呆模樣。這種現象，沒有一個人想要，但被覆蓋的佛性，無法發揮天性的功能，使得識神取代元神，讓習性覆蓋本性，從此菩提變成了煩惱。

許多人祇知道，人間是苦海，卻不知道今世能出生為人，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此地是磨練我們成聖成佛的好地方。因而當要把握機會，

讓今生今世所遇到的人事物，都能成為我們的借鏡，變成成就我們的資源。祇要知己知彼，懂得善用，人間到處都是真理，如此「上天給我們都是最好的」，這句話纔能成立。孔子一生都藉各種機會，在磨練自己，成就自己，同時也在幫助他人成就，這就是聖人偉大之處。

有一天，子路、子貢、顏回陪同孔子到農山遊玩，當坐在石頭上休息時，孔子叫他們說說平生的志願。子路的性格最急躁，搶先回答說：「當有戰事的時候，由統率一隊兵馬出戰，把敵兵打退千里之外，奪取敵人的旌旗，把俘虜的耳朵割下來，這唯有由（子路自稱）能勝任。」孔子說：「可稱得勇士。」

子貢說：「當兩國的軍隊在廣闊的沙場上大戰，戰場上的沙塵蔽天，兵刃相接的聲音盈耳，賜（子貢自稱）敢穿縞衣戴著白帽，到戰場上遊說兩個交戰國，詳說戰爭的利害，解釋用兵的禍患，使兩國停戰言和，唯獨賜能勝任。」孔子說：「可以稱得辯士。」

顏回祇管手中玩弄松果，不作一聲。孔子說：「回為何祇有你不表示呢？」顏回說：「武有由，文有賜，回既無武又無文，還有什麼好說的呢！」孔子說：「人各有志，回也具有七尺之軀，有預知東野畢佚馬的才智，無書不讀的學問，必然也有志願，照直說來，待我批評。」

顏回說：「回願得明王聖主輔佐為相，施行那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教，拿禮樂制度來開導人民，使民不必修城郭，絕無人踰越溝池，銷劍戟改為農器，放牛馬於平原曠地，千年沒有刀兵的災禍，百姓沒有離散的痛苦。」孔子聽罷，說：「好啊！這就是德。」

四人回到住處，曾皙說：「皙從前聽得夫子三句話：一是得見他人一椿善行，忘卻他一百椿不善，這是夫子的勸善；二是見他人有好處，好像自己有的，這是夫子的心平氣和；三是聽得了待舉的善事，

必要自身先行，才能指導他人，這是夫子的以身作則。哲學夫子的三事，一事也沒學會，自知不及顏淵。」

能與有道之士在一起，當要努力學習，不可在此時又以追求物慾為重。古哲說：「有緣遇到佛出世，無緣遇到佛涅槃。」在此末法時代，自己能求明師得大道，淨化心靈以證悟佛性，纔不枉此生。

會意

見賢思齊學聖佛　有緣修道除邪魔
淨心無為應娑婆　八識田中佛種播

24 刑政之要

政治首要在安民　國富民安執政勤
有備無患置罰刑　嚇止作亂可安寧

《易・大有卦・大象》載：「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治世欲得大有，必須遏止邪惡，倡揚善行，順從天意，纔能美化性命。遏止邪惡是刑罰的作用，倡揚善行是政治的功能。

《易・觀卦・大象》載：「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先代聖王的治理人民，隨時巡視民情，觀察民俗，關心其中的變化，然後設立適合的教育，使民風樸實，不致於被物慾所惡化。

在《論語・顏淵篇》載：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

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充分說明，執政者要以德化民，不該以刑罰為主。因而老子在《道德經》第五十七章說：「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情而民自清。」可見領導者本身能以身作則，百姓必起而效法。

有一次，孔子與弟子談及刑政的概要，冉雍向孔子問說：「雍聽人說，至刑無所用政，就是夏桀、商紂的失國時代；至政無所用刑，就是周成王、康王的治國時代，這是事實嗎？」孔子說：「聖人教化天下，一定刑政兼施。上古聖王以德教民，以禮化民，然後定刑法，禁民避刑，不要犯法。如果是教不聽，化不變，仍然傷風敗俗，再用刑罰。制定五刑，以配合五倫，執行刑罰的官吏，不可以作威作福，君子定刑審慎而不敢粗心。」

接著仲弓問說：「古時聽訟，有過處罰，祇憑事實，不問心理，這要如何說呢？」孔子說：「遇到審理五刑的訟案，須要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作為權度；估量輕重，細察深淺，以作為鑒別；還須要運用自己的智慧，表白自己的公正，纔能盡到當大司寇正刑察獄的職責。古制每個訟獄案件，必須經過三次審訊：有意未遂，不論罪；附從罪，從輕論比；殺人罪，從重論比。有關疑獄，經查明後，宣示公眾，然後釋放。封爵必須在朝廷上，這是給滿朝文武看的；執行砍頭必在市口，這是表明世人共棄的。古時公家不任用受刑人，大夫不養受刑人，士不和受刑人說話，放逐到遠方，不加過問。」

仲弓問說：「古時審理訟獄，是那一種官的專司呢？」孔子說：「刑獄的定罪由獄吏去審問，將結果報告獄官正，經過覆審明確後，呈報給大司寇，大司寇再加審問，再上呈國君。國君再命三公卿士，覆審於棘木之下，然後再呈報國君，國君對於定案的刑罰，還須再三

寬恕，最後才由大司寇按律處治，這表明慎重施刑。」

孔子在《論語・顏淵篇》對季康子建言：「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可見上樑正則下樑正，上樑歪則下樑歪，治國以德，不在以刑。

❖會 意❖

以德化人心口服　以刑治人常反覆

以身作則是正途　莫謂重刑可治世

25 損益之道

爲學日益莫驕傲　未能啟智怎稱好
爲道日損罪惡少　必性淨化回正道

對於損益的觀念，世人常以益就是好，損就是不好，這種說法很容易讓人誤入歧途。單一個字並未能決定禍福，必須再看上下的文意，纔能作正確的判斷。因而對於周圍的一切，應該更為審慎了解，作出合理的解析，處以適當的作法，纔是待人處事的正確方法。我們就《周易》中的「損卦」和「益卦」來看，就可以領會，當時聖者演化易理，要給予我們正確的啟示。

《周易．損卦．大象》載：「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山愈高澤愈深，山崩的可能性大為增加，此卦啟發我們，慾望愈高，德澤愈

少，缺損就愈多。因而學道君子，當要從抑制忿怒的情緒，使能保持心平氣和，以及閉塞邪慾，使能淨化心靈著手，纔是修行的根本之道。

《周易・益卦・大象》載：「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雷厲風行，互相激勵，相得益彰。累世來所積的罪業不知凡幾，如果想要成為謙謙君子，參與上天救世的聖業，就必須改過與遷善，都要一起去做。有如瓶子裝水，光注入水，而不知補漏洞，水是無法注滿的。改過是補洞，遷善是注水。孔子對子夏經常談及易理，以下是其對話。

孔子看過《周易》、《尚書》、《詩經》等，知道其內容非常豐富，就把它定為學子應讀的書本。不過《周易》的辭義深奧，《尚書》的訓詁體裁，句讀不易，非加詮釋圈點不可。尤其是《詩經》一書，內中夾雜許多不可為訓的歌詞，決定將它刪除，就與素通詩義的子夏研究，對於內容切磋良久，似乎找到共同的觀點。

子夏說：「詩意容易解釋，非比《周易》的意義，深奧不易解

釋。昨夜夫子讀《周易》，至損卦時，為什麼掩書長嘆，不再繼續讀下去呢？」

孔子說：「凡事損而不已必有益，所以損卦之後，接著就是益卦；益而不已，必有決定，所以益卦之後，接著就是夬卦。我讀《周易》到此處，想起《尚書・大禹謨》上說：『滿招損，謙受益。』因此百感交集，才廢讀長嘆，不再有讀《周易》的興緻了。」

子夏問道：「學者可以求益嗎？」

孔子說：「道是不可以自己稱益的，因為道越有益的，身越有損，學者自知損多，纔肯向人虛心求教，方能成就不自滿的博學君子。天道成了必定有變，盈滿能夠持久的，是從來沒有的事。所以自稱賢能的人，就不能夠聽得天下的善言。從前唐堯在位，能夠以信用恭儉來守身，還能夠以謙讓來待人，所以千年益隆盛，到現在更顯彰明。夏桀自滿，貪得無厭，逞意妄行，斬殺百姓，有如草芥，天下人

共起討伐，有如殺一匹夫，所以千年惡行，到如今不曾滅跡。滿溢，有如坐車，三人同坐，便覺不平傾側；二人同坐，便覺平穩能行。做人也要調度虛盈，不可以自滿，才可以持久。」

會意

謙可受益滿招損　不知其理必受困
若欲寒冬早回春　徹知損益遵人倫

26 行己之道

明心見性靠自己　悟後起修至聖地
煩惱本來是菩提　勸君修道要盡力

濟公活佛說：「修道修心。」佛家說：「萬法唯心。」心為萬法的根源，因而世界要太平，人道要收圓，都必須從心性上下功夫，因而《大學》要我們從格除心物，淨化心靈做起。孔子倡導「忠恕」之道，他在《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同時，孔子在《論語‧顏淵篇》回答仲弓問仁時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我的修行，起自於時時反省改進，繼之將心比心，自可悟出一片道理。

孔子在《中庸》非常謙虛地說：「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

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想要要求別人，先拿來要求自己，如果自己能接受，再來要求別人，他人自然能信服。孔子曾經率領一群弟子，來到姪兒子蔑所治理的郯縣，對他開示行己之道。

有一天，孔子在弟子的陪同下，專程來到郯縣（今屬山東省），觀察子蔑（孔子之兄的兒子）的政績，問他就任以來，有沒有得失？子蔑回答說：「姪兒沒有得著什麼，而所失的卻有三件事情：一是王事未聞，不能夠專心學習，這是學問的疏失；二是俸祿較少，不能夠分恤親戚，這是骨肉的疏失；三是公事繁多，無暇弔死問疾，這是友道的疏失。」

孔子聽說，心中感到納悶，便說：「這三種疏失容易處理：第一失，祇須研究有關王事的書籍，如果能專心有恆，獲益必多；第二失，祇須力行節儉，戒除奢華，節省不正當的開支，俸祿自然有所盈餘；第三失，祇須辦公事謹慎迅速，善盡空閒的時間，用在應酬交際

上就可以了。」

子蔑又問說：「行己的道理是如何呢？」孔子說：「知道了，卻不盡力奉行，不如不知道；親近了，卻不能加以信任，不如不要親近。遇到快樂的事情，不可因快樂而驕傲；遇到禍患來臨，不可因思考而憂慮。」

子蔑又問說：「行己之道，就祇有這些嗎？」孔子說：「這些祇不過是大綱而已，還有條目呢！能力不及的部分，須要勤勞求得；設備不足的部分，須要設法補足。不要拿自己所不會的，去懷疑別人；不要拿自己所會的，去驕傲別人。終日與人談話，不要表現自己的憂愁；終日與人行事，不要顯現自己的憂患。」

孔子接著又說：「你與宓子賤同日接任公職，而今子賤已把單父（今山東單縣南）治理得井井有條，工商以至誠待人，士人以禮義自守，農民以勤勞為本，婦女以貞節自勵，口碑載道，治績冠於全國。

此次我入鄒縣注意觀察，並無治績可觀。最主要子賤是從治本做起，而你只是做治標的工作。」

先做好自己，自可以感化他人，這是仁慈君子應有的作為，所以孔子在《論語・雍也篇》對子貢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這種推己及人的精神，正是仁人君子不可缺乏的元素。

會意

博施濟眾不居功　祇願眾人福與共
自在無為心淨空　此種精神共推崇

27 德法之治

以德治世民可化　有恥且格性昇華
以法警世劣根抓　刑於無刑過鮮寡

孔子一生的教化，將德作為儒家闡揚倫理的要項，其內容包括非常廣泛，有仁、義、孝、慈、悌、忠、恕、讓、信、中庸等等。《大學》載：「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能將人倫關係建立好，即是鞏固社會的基石。

孔子在《論語・里仁篇》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君子平時所注重的，就是品德和守法，這兩者也是促使社會安定的元素。孔子在一生當中，祇憂道，卻不憂貧，他曾在《論語・

述而篇》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充分表達善德君子，深以為憂的事情。有一次，孔子帶著子弟到處去遊學，來到閔子騫所治理的費邑，談到以德法治政的精要。

孔子到弟子所治理的各縣邑去觀察，從子蔑治理的鄒縣，到子賤治理的單父，來到閔子騫（姓閔，名損，字子騫）治理的費邑（今山東費縣西南），對於宓子賤（姓宓，名不齊，字子賤）治理單父的政績，贊賞道：「以至誠化民，十歲的童子也知孝義；以仁道教民，所以政簡刑輕，衙署中清靜得如寺觀。一班官差衙役，被他教導得不擾百姓，不起恐慌，最是難能可貴。」

子騫說：「損的才能，本來就不及子賤甚遠，況且初入仕途，更格外望塵莫及了！今幸夫子駕臨，請賜教訓。行政當拿什麼當主旨呢？」孔子說：「該用德去化民，用法去警民。」

子騫問說：「法是國家的法制，是容易明白的；至於德的範圍廣

大，損簡直弄不清楚，還請夫子詳細見教。」

孔子說：「德就是光明正大的行為。《尚書‧皋陶謨》說：『九德：一是態度豁達，毫不拘束，又能恭敬謹慎；二是性情溫和，又有主見；三是行為謙遜，且又嚴肅認真；四是雖有才幹，但辦事仍不馬虎疏忽；五是能接受別人的意見，又不被紛擾的意見所迷惑，而且剛毅果斷；六是行為正直，而且態度溫和；七是能在大處著眼，又能在小處著手；八是剛正而不魯莽；九是勇敢而又善良。』這是大禹用以治天下的德。」

孔子接著又說：「你做邑宰，就邑宰的德來說，德就是惠。所以《尚書‧洪範篇》說：『要施予實際的德澤恩惠百姓。』但治理百姓，光以德是不夠的，還須要善教。德澤祇能讓柔弱者信服，必須與法制並行，才能兼服剛強的百姓。德與法，兩者都是治理的要件。」

孔子在《中庸》說：「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

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中略）故大德者必受命。」能以孝德自守，成就大德承受天命，自可感化萬民，萬世其昌。

會意

聖德可萬壽無疆　恩澤萬民皆吉祥
聖王治世福無殃　黎民愛戴皆敬仰

28 立身處世

立身處世須通達　遇有困頓須明察

平時要把根基紮　固守正道莫偏差

俗語說：「天生我才必有用。」每個人都擁有上天賦予的才華，祇是自己要懂得應用在妥善之處，自有其發揮長才的空間。絕對不可因時機未到，暫時找不到發揮的機會，就自暴自棄，斷送美好的機會，失去上天眷顧的美意。從歷史上，不難看到許多賢能的人，在其未發跡時，那種落魄被賤視的情狀，有如姜子牙、朱買臣，連妻子都要奚落。但他們都能忍辱等待時機，一舉成名天下知。

在人生旅途上，各有不同的境遇，有順有逆，有好有壞，不一而足。但每個人都想要立足於這個社會上，祇要有機會，期望能成名，以光宗耀

祖。然而無常的人生，多變的命運，如果沒有足夠的智慧，恐怕就會在考驗中，敗下陣來。如果自己本身沒有足夠的智慧，就必須要求教於有德有能有智者，纔能在艱困中，順利走出來，還能在此中開發智慧。孔子對於子路的求教，不斷地給予教導。

有一次，子路問孔子說：「賢君治國，最要緊的是什麼呢？」孔子說：「最要緊的是尊重賢人，賤惡不肖的人。」子路說：「由聽說晉中行氏，尊賢賤不肖，仍舊滅亡，為什麼呢？」

孔子說：「尊賢賤不肖，不是光說不做的。晉中行氏雖知尊賢而不信用，雖賤不肖卻不能去。賢者知道他不被重用，難免會有埋怨；不肖者知道他被賤視，難免心懷仇恨。怨仇並存於內，鄰敵構兵於外，雖想不被滅亡，那怎麼可能呢！」

子路又問：「由聽人家說，一個人生在世上，富貴不能有益於社會，貧賤不能屈節以求伸，就是虛度人生，這話對不對呢？」

孔子說：「你說得太簡單了。君子立身處世，必求通達。對於己身，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這就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道理。為什麼要屈節呢？就是要靜候等待知己出現；為什麼要求伸呢？就是遇到機會，不容錯過。所以雖受屈而不辱節，雖求達而不違義，這就是君子立身處世的根本。」

接著孔子又說：「我此次出來觀察政績，對於幾個邑宰的教化，便可一目了然。百姓溫柔敦厚的，這是詩經的教化；流通溝渠，知遠有備的，這是書經的教化；民心廣博美好善良，這是樂理的教化；好潔靜，尚精細，這是易理的教化；民知恭儉莊敬，這是禮的教化；能以辭比喻事，循規蹈矩，這是春秋的教化。受詩教的不愚而多口才，受書教的不貧而多設備，受樂教的不奢而多儉樸，受易教的不粗而敬鬼神，受禮教的不蠻而多忠孝，受春秋教的不亂而知守法。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也都是教；地載山川，高低燥濕，吐納雷

霆，滋生五穀，也都是教。」

《中庸》載：「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任何環境，都是提供我們學習的道場，對於想成就君子的人來說，都是上天賜給最好的課題，唯獨能通過種種考驗，纔是真修行。

會 意

萬物靜觀皆自得　智者應景知取捨
圓融自在即是德　莫要煎熬無奈何

29 為政以德

以德從政民之福　古來聖王行德路
國家安定民心樸　奸佞欺詐皆閉堵

古來聖王治世，皆以實踐「道德」為要務，卻不是衹以言詞強調道德以安民，因而老子在《清靜經》說：「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明道德。」可見，「道德」不可衹坐而言，必須起而行，纔能真正達到效果，而且還不以此炫耀，纔是真正的難能可貴。

釋迦牟尼佛在《金剛經》說：「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無住相布施，福德的能量最大，執政以德，卻自不居功，萬民易於感化。以下是孔子對於季桓子

執政的建議。

有一天，冉求奉季桓子（魯國的大夫季孫斯）之命，駕車前來召孔子，孔子初不願應召，對冉求說：「丘不願附權臣門下，回去善為我辭，叫他奉君命來召，丘必往見。」冉求說：「夫子曾說，聖賢處世，要經權並達變，為什麼要執於一見呢？魯君備位已久，也渴望夫子出仕掌權，能夠強化公室，抑制私家。況且求此次前來，是奉卿大夫的公義，不是桓子的私見，那是為國求賢，出仕公家，並不是阿附權門。況且夫子已過知命之年，及時出仕，已不為早了！」

在子貢、子夏、子淵、子游合力相勸下，冉求力保不做季氏私臣，只任公家官職，孔子纔允與冉求同往。桓子至誠以賓禮相待，桓子問說：「魯國積弱已極，請問為國行政，那一樣是最重要的總綱呢？」孔子答說：「德是國家行政的總綱。以德行政，譬如天上的北辰，眾星在周遭圍遶著，是永遠不變的。」

桓子說：「夫子的議論高深莫測，斯（季桓子）簡直莫名其妙，願聞其詳。」孔子答說：「政就是正，行政，就是要修正百姓的不正。所以職掌行政的長官，自己要正直，居心要正大，己身正，可以不令而使百姓服從；如果己身不正，雖然下命令，百姓也不會服從。德就是得，拿心得來治國教民，就是為政以德。」

桓子又問：「為何拿北辰來作比喻呢？」孔子答說：「北辰，就是北極星，是眾星所拱遶的星。好比天子端居其位，所有的眾臣百姓都拱衛著天子。眾星拱北辰，出於自然；百姓拱衛天子，也是出於自然，是不能強制的。」

桓子聽了之後說：「『行德』兩字，仍舊不明白，請再說明！」孔子說：「能夠以德來教化百姓，可以不行命令，天下的百姓，自然而然地服從。祇要以德來執政，雖然所執守很簡要，卻能駕馭繁雜；所守的雖靜，卻能制動；所管的雖不多，卻能夠服眾。」

孔子在《論語・為政篇》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上等的政治，使民知法而樂於守法，雖有刑罰的制定，卻是備而不用，達到刑期無刑的境地。反觀亂世用重典，仍無法治亂時，國家必滅亡。

會 意

為政以德民安康　欣欣向榮最高尚
以刑治世民反抗　一片混亂上下傷

30 安身取義

未先從政先安身　多方積德能力增
居仁由義事可成　君子不可空待等

古人說：「十年寒窗苦讀，一舉成名天下知。」這句話描述了科舉時代，讀書人為了光宗耀祖唯一的途徑，就是把書讀好，參加鄉試、會試及殿試等考試，希望能考得第一名，獲得「三元及第」，受到皇帝欽點，派得一個好官位。這是取得為民服務的機會，等到派職上任，纔是真正從政的開始。是否能將平時所學，用在政事上，使得百姓獲得實益，纔是重要之處。

然而在孔子的年代，科舉制度尚未成形，從政者都是靠人推薦，或者是執政者的尋訪所得，再加以任用。因而每個想從政的人，除了自己本身

具備相當從政的本事之外，還要有人欣賞，纔有機會從政。孔子的學生子張，一直等待機會，還等得有些不耐煩，因而主動請教孔子。

子張（姓顓孫，名師，字子張）覺得孔子一直沒有舉薦他任官職，以為自己沒有從政的才能，才不推薦他。有一次，請教孔夫子有關求祿位的方法。孔子說：「多聞多見，出言謹慎，就不會招惹災禍；行事謹慎，就不會有後悔發生。只要學問廣博，疑難闕少，官祿就在其中了，何必要一心求祿位呢！」

子張問說：「古來君子學當官，要如何準備呢？」孔子答說：「安身取義最為困難。」子張又問：「師愚笨，不知道安身取義的意義，懇請夫子明白教訓。」

孔子說：「安身取義包括六件事情：一是自己有美行，應該與下民共有，不可以自專；二是當官教民，不可以懶惰；三是他人有過失，如果無傷於大眾，就不要去揭發；四是聽到他人失言，不可以加

以宣揚；五是自己有不良習氣，不可以不改進；六是當行的政事，不可以留滯。」

接著又說：「君子進入官場，當要力行這六件事，那麼身就能安名譽就能至，民眾就沒有違反政令的了。還有忿怒容易惹起官獄，拒諫會阻塞遠慮，傲慢會使禮節疏失，懶惰容易錯過時機，奢侈會虛耗財用，專獨難以成就大事。君子當官，應該去除這六件事，那麼身可安譽可至，百姓沒有違反政令的了。所以君子當官，要秉公治理政事，運用智能，擇舉要政施行。恐怕一人的心力不足，還要聯合有忠信的地方仕紳，考察守孝悌的百姓，保護良民，懲罰莠民，開發利源，革除弊害，不求回報，民心自然愛戴不忘。君子使喚民眾，不妨礙農忙時期，愛民不廢刑罰。如此恩威並濟，那麼政令就不會廢弛。對近事能明察無遺，對遠事能不勞而得，同時力行節儉，使百姓知道積聚，財用源源不絕，民眾皆能安居樂業，那還有誰肯作亂呢！」

孔子在《論語・學而篇》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又在《論語・里仁篇》說：「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可見孔子教導弟子，要從政必須先充實自己，做好從政的準備。不要一心一意祇想當官，卻不知道如何將官當好，如此，不但不能光耀門楣，也可能導致身敗名裂。

❖會意❖

當官必須當好官　好官可使民盡歡
莫往權勢一頭鑽　卻把百姓手中玩

31 以身作則

以身作則要能捨　無住布施真功德
暗訪明察爲除惡　宥令改正將惡革

《大學》載：「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可見領導者一人的作為，足以影響全國上下，因而時時刻刻檢點本身的言行舉止，對於上位者來說，是無比的重要。

從政的原則，是要做好份內的責任，當有功的時候，要樂於與大家分享，並歸功於上位；當有過的時候，要能勇於承擔，絕對不可爭功諉過，

自可團結一心，受到大家的尊重。如此，自可獲得老子在《道德經》第二章所說：「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如此，可獲得百姓的信任，自可達於「為無為，則無不治」的境界。孔子曾經對子張，據此教導他從政的觀念。

子張對於當官很有興趣，卻苦無機會，所以多方請教孔夫子，有關當官之道。這一天，他問說：「為何世道如此的紛亂，難道今時當官的，都不是君子嗎？」

孔子說：「亂有大小的分別。君子當官，所治區域小，只能止小亂，欲止大亂，責任在國君。至於今日當官的，君子小人都有。小人當官，只圖自己的富貴，剝削民脂民膏，於是百姓怨恨，鋌而走險，發生小亂；小亂滋生，附和紛爭，日漸擴大，便成大亂。所以明君在位，對於百姓，是慈愛寬和；對於官吏，是整飭嚴厲。官吏嚴明，百姓不變；施行仁政，百姓不變。自身正直守法，百姓效法；明察利

弊，百姓悅服。」

接著又說：「要曉得主政的君王，是百姓的儀型；臨民的官長，是百姓的表率；君側的近臣，是群眾的公僕。儀型不正，人民失去瞻仰；表率不端，百姓就會昏亂；近臣失職，導致良官貪污。身為君王怎可不深察這三件事情呢？要知道，居在上位，有如懸木，越高則下墜力道越大。六匹馬的奔散，必在四達的路口；萬民的叛亂，必是君王的失政。」

子張又問說：「君子如何處理百姓的大罪與小過呢？」孔子說：「百姓有小過失，君子要責求改善而赦過；百姓有大罪，君子要推究起因，以仁德來教化；如果犯了死罪，更要按情寬宥而赦免一死，那麼上下可以親近而不離，仁道化行而無阻。德是政治的基礎，行政不以德，百姓不遵從教化，怎能使喚他們呢？所以君子的言論，想要受到百姓的信任，必先要求自己直道而行，大公無私；欲求政令速行，

必先以身作則；欲求百姓誠服，必先以道施民。如果沒有忠信，內外不相應，怎能使百姓信任呢？」

《周易・解卦・大象》載：「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百姓無知，常有犯罪做錯事的情形，如果沒有給他正確的教育，改過的機會，就按律處置，恐怕對治安來說，永遠是無解的。因而想要解除這種癥結，應當在適當的時機，給予適度的赦宥，對於治理百姓，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會 意❖

設刑罰旨在教育　令其知錯守規矩
善於寬宥教以律　安分守法可安居

32 施政三事

施政重要在利民　豐衣足食好心情
節儉勿奢安心靈　興修水利風俗清

俗語說：「小富靠勤儉。」「勤儉」是一種美德，雖然不一定可成大富，卻可保自身長年不遭受困厄，過著小康的生活，是沒有問題的。若能勤儉而不吝嗇，能視時機給予需要的人，適度的幫助，那更是值得贊歎的作為。相對的，貪婪奢侈，容易導致自己走上不法之途，因而領導者本身，能奉行簡約勤儉的生活，將使百姓起而效法，對於安定社會民心，有其正面的意義。

老子在《道德經》第三章說：「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這正是孔子在《論語‧里仁篇》所

說：「以約失之者，鮮矣。」世人常因誘惑而生出貪婪的心，作出違法的行為，以致做出偷、搶、拐、騙、燒、殺、擄、掠等犯罪行為，當受困獄中，後悔也來不及了。因而孔子的從政理念，是要從根本做起，他被魯定公任命為中都宰，是證明的機會。

周敬王十五年，正值孔子四十七歲，魯定公任命他為中都宰，當天就帶著弟子上任，交接清楚後，派原憲專司錢穀，子夏專司刑名，子淵專司文牘，對於原有的書吏差役，留任試用一個月，將辦事勤勞謹慎的留任，將藉機斂財、懶惰貪鄙的革除。

就任當天，一班地方紳士前來道賀，次日孔子一一親往回謝，並向紳士詳詢中都的風俗民情。梁材是當地公正的紳士，素來仰慕孔子，看到孔子前來，手中握著散髮，急急奔出迎接，表示十二萬分尊重賢宰官，向孔子額手稱慶說：「久慕夫子聖名，沒想到會屈就敝邑，來做我們的父母官，這是中都百姓的福氣。」

孔子說：「言過其實，實難擔當得起。如果要為百姓謀幸福，還要請地方紳士推誠相助，時常給我寶貴的意見，使孔丘有所遵循。邑宰對待當地百姓，要看做自家子弟一般，所以孔丘到任，首先舉辦三件事：第一改良地方風化，第二實施預防水旱災荒的設計，第三提倡節儉，革除奢侈惡習。」

梁材說：「請問舉辦這三件事有什麼好處呢？」孔子說：「第一件地方風化不良，遺害難以形容，例如幼年子弟失學，青年嗜好賭博色慾，足以失業傾家，這是由於不良風化而來。第二件水旱災荒，雖然是天意，然而人力可以挽回天意，祇須低處修溝洫，築堤岸，可以防水災；在高處，開深河道，開鑿大井，遇到日久無雨，可用井水、河水灌溉，農作物不致枯死。如此設計，水旱不成憂患，農民可年年豐收。第三件奢侈惡習，最足以消耗民眾資財，變為窮困，弱者流落為乞丐，強者結黨為盜匪，遺害可就大了。提倡節儉，使士農工商皆

知道積蓄，手頭寬裕了，誰又願意去做盜賊呢？百姓自然可安居樂業了。」

《論語・顏淵篇》載：「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俗語說：「上樑不正則下樑歪。」正是說明領導者，能行於正道，有才德的君子自會前來相助，政治就會清明；如果不行正道，那阿諛無德的小人，自然前來奉承，政治自然敗壞。

會意

身在公門好修行　愛民如子不擾民
推行仁政政自清　百姓守法心安寧

33 教民修行

政治修善好願景　教民與修可安心
上行下效除積病　國泰民安日日新

《中庸》記載一段文章，魯哀公問孔子，有關於政治的事，孔子回答說：「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聖人治事，從人的倫理，以至於天理，是一脈貫通的。由於孔子的博學多聞，徹知天地人三個領域，所以纔能將政治，考慮得面面俱到，處理十分得當，纔能讓百姓實質受益。

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章說：「治大國，若烹小鮮。」治理國家的

政事，要謹慎小心，不可粗心大意，有如烹煮小魚一樣，一不小心，就會烹煮壞了。孔子一旦決心從事政治，必然全心全意投入，因而政績在短短的三個月就見效了。

孔子治理中都三個月，地方風氣逐漸改良，市場交易公平不欺，男女行路分途。委任梁材設立大工作場，集合眾多的無業遊民入場工作，每一部門聘用工頭教授，專門製造民間日用品，產品精益求精，銷路日漸發達。齊衛吳楚等國的商家，都來批發，使得大發利市，收集更多的遊民，以及低收入的農民前來加入。又設立養老所，收養一班年老不能工作的貧民，抽取工場的盈利，以供老人的衣食住宿，於是全民自食其力，盜賊絕跡，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百姓皆知廉恥。

然而地方百姓，還是窮者多富者少，孔子見於此，又為民眾制定養生送死應守的規則，養成敦厚節儉的風俗，使貧民漸有積蓄，中產階級，遇婚嫁喪葬，不再為奢侈習氣所害，借債舉行，不致變成貧

民。養生送死的規則分兩章：第一是養生章，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不拾遺，器不雕飾。第二是送死章，棺厚四寸，槨厚五寸，擇定丘陵為墳，不封不樹。孔子把此規則，一面張貼通衢，一面商請諸公正紳士，各勸親友實際奉行。

孔子向一班的紳士說：「孔丘因見貧民過多，所以創設工作場，以為民眾開發生利益之源。這種規則是為民眾節省虛耗用費，不夠效力還嫌不夠，丘當用一個字來教導全民，纔能收到普及的效果。」梁材問說：「如今制定這許多規則，尚稱效力不夠，怎麼會有一個字教百姓，可收普及的效果呢？」

孔子說：「是一個修字。少年的百姓，要教他們修學，在四鄉添設鄉校，以備貧寒子弟入校修學；壯年的百姓，教他們修業，使人人各有專業，使能在年輕力壯時，成家立業；四、五十歲的百姓，教他們修養，使能知養身之道，可望長壽。還有修身，那是一生中，一刻

也不能忘掉的；還有修德，這是諸位仁翁應該奉行的；還有修天爵，那是孔丘應該知道的。可見這修字的效果，不就很大了嗎！」

萬法皆由心而起，萬相皆是心的作用，因而修道乃以修心為根本。修心的作用，在於開啟本有的智慧，人一有了智慧，萬事自可圓融自在，人與人之間自可和平相處，化娑婆為蓮邦，這就是人間仙境。

會意

修道根源在於心　修道修心要清淨

智慧開啟道理明　自可回歸無極境

34 用刑之道

明德慎罰四海平　刑以制邪政治民
執政以德順天命　治惡以刑世安寧

刑罰的作用，在於遏止犯罪的發生，以防止其行為，繼續危害社會或他人。在古時候，刑是指肉刑與死刑，罰是指以金錢贖罪。儒家主張以禮樂、仁義治國，但也不反對以刑罰為輔政，有備無患。孔子在《論語・子路篇》，教導子路從政之道時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強調以禮樂德治為主，以刑罰為次。

台灣俚語說：「神仙打鼓有時錯，腳步踏錯誰人無。」又俗語說：「人非聖賢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人偶而犯錯，在所難免，

錯而能改，就可以稱善了。如果知過不改，再以刑罰處置，方為合理。孔子在《論語・堯曰篇》說：「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聖人治世，那有以虐以暴的道理。在孔子當司寇時，處理一件逆子的案件。

有一天，有一個名叫公徒恩的百姓，前來向司寇衙門控訴兒子忤逆。孔子提訊逆子公徒雄，他陳述說：「我今年十八歲，家中並沒有兄弟，祇有一個姐姐，已經出嫁了。昨天由於喝了過多的酒，酒醉回到家中，父親面加訓斥，民即出言頂撞。父親拿棍子責打，因為醉得不省人事，竟然把父親推倒在地，額頭碰到尖石，血流滿面，民隨即逃走。父親聽信大姐的話，來此告民忤逆，伏乞恩赦。」

孔子不加判決，吩咐送往牢獄中拘禁。過了一個月，公徒恩經親友勸解，說他祇有一個兒子，怎忍心讓他囚禁在獄中，於是具狀投案，請求銷案開釋。孔子批准，提出公徒雄，教訓了一番，給公徒恩

帶回家。

少正卯聽到此事，向季斯說：「孔司寇從前向人說：『治國以忠，治家以孝，虞舜以孝治天下，足為後世法。』前月有老人至司寇衙門，告其子忤逆，按法當處重典，殺一不孝，以教民孝。孔司寇竟將他赦罪開釋，如此破壞法度，怎能以孝治天下呢？」

季斯將此事告知孔子，孔子長嘆說：「不教以孝，卻用重典，分明是殺害無辜。《尚書》說：『使用刑殺，應當合乎義理，不可以逞一己的心意。』又說：『先施以教化，然後再施用刑罰。』可見古聖王治理國家，要先教以道德，使百姓服從；再次舉用賢能的人，以勸化百姓，懲治奸惡的人，以儆示百姓；然後再制定刑罰，以使百姓敬畏。如此經過三年，百姓都受到教化而安分守己了。」

接著又說：「今世不依據古法行事，教化不行，刑罰繁重，使得愚民迷惑而陷於法網。於是刑罰愈繁重，盜賊愈多。丘不忍看到公徒

氏的兒子，不教而誅，將他拘禁獄中，等待他父親憤怒平息，哀憐獨子時，自來銷案請求開釋，使其父子團聚，從此父慈子孝，公徒氏不再有忤逆的兒子了。」

刑罰的目的，在於輔助德政的不足，以防制人類不良習性的繼續惡化。並非治獄都是依律行事，以固執不化的處置方式，而不講求其效果，結果是讓事情更為惡化。因而執事者，要善用刑罰的功能，可輕則輕，可免則免，要能達於「刑期無刑」的目的。

會意

莫藉刑罰行暴政　未能治世禍害增

聖王治世德化成　世界大同不是夢

35 殺少正卯

巧言令色鮮矣仁　不行孝悌失根本
甘爲鄉愿喪德門　混淆視聽失天真

在社會上，有許多人都想當和事佬，希望當一個人人都稱贊，可以公正立足的好人。但有時卻事與願違，或者礙於情面，或者為利害所阻，因而作出表面似公正，私下卻另有文章的情事。平時，我們對於「圓融」與「鄉愿」這兩個名詞的詮釋，有時難以作出較為深入的判讀。明知其有不同之處，卻又難以分辨清楚。其實，用心出自於為公益者，其言行可稱為「圓融」；如果是為了私利，其言行就稱為「鄉愿」。

鄉愿從表面看，其言行都是光明正大，內中為了獲得私利，卻包藏禍心，如果沒有高超的智慧，銳利的眼光，是無法識破這個騙局的。因而

許多人受其害而不自知，還要感謝他的相助，這種人，孔子在《論語・陽貨篇》說：「鄉愿，德之賊也。」孔子當魯國大司寇時，在太廟前兩觀之下，斬了鄉愿少正卯。

少正卯，春秋時代魯國大夫，以少正的官名為姓，卯是其名字，為人博聞強識，巧辯能言，全國人稱他為聞人，季斯對他頗加禮遇。少正卯善於見風轉舵，陰陽其說，看到季斯，就說稱頌他是佐君匡國的良相；看到陽虎等人，又用強公室抑私家的話來游說，教唆他挾魯君以令三家，挑撥得上下如同水火，季斯還當他是好人。暗中唆使叔孫輒（讀折），與公山不狃、陽虎等計議，打算先殺季斯，然後再除去孟氏、叔氏，以奪得權位。孔子得到消息後，事先做妥安排，始能平定一場叛亂，季斯因而逃過一劫。

季斯深感孔子的情誼，即入宮建議魯定公，升任大司寇之職，孔子接奉朝旨，即日赴任視事，時年五十一歲。由於少正卯暗中指使，

使得魯國一再不平靜，經查明後，孔子入宮向定公奏道：「魯國積弱不振，由於忠佞不分，刑賞不立。臣聞老農培育嘉苗，先去莠草；聖王治國選才，先除奸邪。希望主公不可姑息，當請出太廟中的斧鉞，陳列兩觀之下。臣蒙君恩，授職司寇，專司刑戮，敢請給臣便宜行事，以完成肅清奸邪之功。」定公准奏，即命有司隨駕赴太廟，請出周公東征時所用的斧鉞，陳列於殿前兩觀之下。

來日早朝，當文武眾官面前提啟奏道：「少正卯慣用挑撥，言語中諸多離間君臣的莠言。國人都說陽虎、侯犯、叔孫輒、公孫不狃等，都聽信卯的教唆，才敢叛主倡亂，卯實為國人的公敵，不誅不能治國。臣職在司寇，請正斧鉞，以昭炯戒。」奏罷，不等定公傳諭，即命力士拿下少正卯，推出至兩觀下斬首。

子貢聽後，急到司寇衙門，向孔子說：「夫子怎麼違反眾議，將少正卯斬首於兩觀之下呢？如此作法，不就會失去人心嗎？」孔子

說：「少正卯有五惡：一惡，是心逆而險詐；二惡，是行僻而堅持；三惡，是言偽而好辯；四惡，是記醜而淵博；五惡，是順非而結黨。五惡俱全，怎能寬恕呢！」

由於鄉愿危害社會至鉅，又難以發現其惡跡，就賢如子貢也被其行徑所瞞，以為孔夫子殺錯人了，可見鄉愿之難以處置。

❖會　意❖

修善事除惡務盡　常反省改過要勤

修道士律己嚴謹　去惡習日新又新

36 大同之道

舉世慕大同之道　人人期來得要早
早日修污染減少　心清淨本性固牢

孫中山先生說：「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說明了國家是由人民組成的，人體是心性的工具。因而想要讓世界大同，當然要從組成這個世界的人人做起。《大學》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國家政治要上軌道，天下要想太平，那得要每個人都盡力做好自己的本份，纔能達於此理想目標，所以《大學》又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可見世界要大同，必須要從革除心

物著手。

孔子處在春秋末期，社會動盪不安，百姓顛沛流離，回想聖王之治，國泰民安，相較之下，百姓的生活品質，差距甚遠。因而想從政，著手讓政治回歸聖王時代，讓百姓重回幸福的日子，因而此次與子游的對談，表達其心思。

周敬王十九年十二月舉行臘祭，大司寇也在陪祭之列。祭祀完畢後，孔子帶著子游走出觀宮門外遊玩，忽然發聲長嘆，子游問說：「夫子為什麼長嘆呢？」

孔子說：「從前三皇五帝時的大道盛世，以及禹湯文武的英明作為，我雖然不能親見，卻可以從記載上得知。大道的行世，選賢舉能，講求信義，推行親睦，使人不獨是親其親、子其子，並且使得壯年有所用，老年有所終，對於鰥寡孤獨的人，各有所養。貨物能完全流通於市場，每人只要盡力就可謀生，所以那些奸詐之徒，無所行其

邪術，沒有盜賊偷搶，隨時可不閉外戶，這叫做大同盛世。」

接著又說：「現在大道既然已隱，以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居則為奇貨，力則藏身而不用，大人靠世澤以享福，倚恃城池以為鞏固。要知道，夏禹、商湯、周文王及武王，都是因崇尚禮義，為百姓所服從的。由禮義而興起，才能與天地並立。如果不由禮而在位，早晚一定會有災禍的。」

子游又問道：「夫子如此的說法，那禮是人生最重要的了？」

孔子說：「禮，先王所以承運天道，治理人情，敬事鬼神，以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所以聖人以禮來昭示天下，國家得以禮治使政治上軌道。」

子游又問道：「現在居上位的人，都不遵禮，是什麼緣故呢？」

孔子長嘆說：「唉！我觀察周朝，受到幽王、厲王的傷害。魯國為周公的後代，尚有聖人的風範，所以我還出仕於魯國。然而談到魯

國的郊祭、禘祭，都不合禮制，何況是其他的國家呢？總而言之，禮是君王執政的柄，用來區別明微，敬奉鬼神，釐定制度，推行仁義，樹立政教，安定上下的。」

聖王治理的大同世界，一直是孔子從政的理想目標。他的參與政治，也是為了關心國家百姓，絕非一般人為名為利而從政，所以在《論語・學而篇》有子禽向子貢請教孔夫子從政的動機，子貢說：「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可見孔子的為人與從政的心境。

❖會 意❖

君子從政百姓利　小人從政百姓氣

若是從政為一己　必然導致民散離

37 情義利患

七情六欲人皆有　守以道義永不朽
講信修睦百利由　爭奪相殺積患憂

《中庸》載：「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間的和平與混亂，都是起自人心的作用，如果無法理解這個道理，我們想要過著和平幸福的日子，可能就遙遙無期了。七情六欲，每個人都有，它是一股非常強大的力量，如果能善用，不但能使自己心情安寧，還可以使國家安定；如果惡用，它將破壞社會的秩序，家庭的和諧。

《中庸》又載：「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由於心情在起心動念間就產生，

很難為人所見所聞，如果還沒有以言行表態之前，都還有調整的空間，一旦發於言形於行，就有如潑出去的水，難以收回，有時影響之大，難以形容，因而必須要謹慎。孔子在對子游教育時，曾提出情、義、利、患這四事，以作為待人處事的參考。

子游此次陪同孔子，以大司寇的身分參加臘祭，在閒暇之餘，利用機會向夫子請示許多事情，其中包括用人之道。子游問說：「聖人是如何用人的呢？」孔子說：「聖人用人，去欺詐用智慧，去憤怒用勇氣，去貪婪用仁慈。凡是聖人，纔能夠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不存貪意，纔能夠知人情，從人義，明人利，達人患。」

子游接著問說：「敢問人情、人義、人利、人患，要如何解釋呢？」

孔子說：「喜、怒、哀、懼、愛、惡、欲，這就是人情，又叫做七情，發乎天性，不必經學習就有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

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這就是人義。講信修睦，就是人利。爭奪相殺，這就是人患。聖人之所以調治人情，修治人義，和順人利，去除人患。捨棄禮就無法治理，因為飲食男女，是人的大慾；死亡貧苦，是人的大惡。慾與惡，兩者藏在人的心中，不容易發覺，想要了解心中的領域，捨棄禮就無法達到了。」

接著又說：「人類秉天地之德，相交陰陽，會合鬼神，配合五行。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載山河。播五行，分四時，和四氣，聖人按此以制定禮。是以禮行於郊，百神受職，以定天位；禮行於社，百貨來集，以列地利；禮行於祖廟，可教慈孝，以示親仁；禮行於五祀，用來端正法則，以重人事。聖人知道禮的作用最大，所以遇到破國喪家，必先從禮去調治。治理國家不以禮，有如無耜而耕；為禮而不本義，有如耕而不種；講學而不合仁，有如收穫而不食，都不能得到實益。人吃東西才有營養，四體健康，骨骼強壯，皮膚豐潤。

家庭經濟充裕，父子篤實，兄弟和睦，夫唱婦隨。國家富裕，大臣就會守法，小臣會廉潔，官職有守，君臣互相匡正，要獲得如此的良策，必須以禮為種因。」

我們生活的世界，每一個環節與我們都是息息相關，有智慧的人，能深入理解，還能善於運用在生活上，讓自己天天過得自在灑脫。

❖會　意❖

莫說真理難尋覓　皆由自己不努力
智者到處是真理　愚者時常是癡迷

38 文王施政

聖王自有聖作為　庸人不會難跟隨
學得聖王最可貴　大家皆得吉祥瑞

孔子自小接受外祖父顏襄的聖德教育，在他幼小的心靈中，已經種下聖種的幼苗，在其學習的過程中，一直成長以致於茁壯。尤其對於堯、舜、文、武、周公的聖德，讚賞有加，仰慕有餘。孔子在《中庸》說：「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這是對舜以孝治國的讚歎。

孔子又在《中庸》說：「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又說：「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

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這是孔子讚歎文王、武王、周公的行誼，在此敘述一段有關周文王的孝道，以及其治事的德政。

周文王，姓姬名昌，季歷的兒子，西周的奠基人。季歷死後，姬昌繼位為西伯侯，又稱為伯昌，在位五十年。商紂時，建國於岐山之下，積善德行仁政，受到人民的愛戴。因崇侯虎向紂王進讒言，而被囚於羑（讀有）里，後被釋回。更加實行仁政，天下諸侯多歸從於他。其子武王滅商紂而擁有天下後，追尊為文王。

文王當世子（周代對天子、諸侯嫡子的稱呼）時，每天清晨雞叫時，就起床到父親寢宮門外，探望他的父親王季，並向內宮值班的小臣，打聽生活情況，問睡覺是否安穩？生活起居是否舒適？每天的中午、傍晚都要前來問候，如果一切正常，文王就很高興；如果身體有些不舒服，文王就感到憂愁，連走路都失去正常的腳步。等到病好了，飲食恢復正常之後，文王內心才回復平靜。當吃飯時，文王一定

在旁觀察食物的冷熱，吃完飯後，還要問飯菜是否可口，然後纔離開，這是周文王的孝行。

子貢看到孔子自從攝行相事以來，想要效法周公的行政，常常向門下弟子，稱道西伯文王的道德，無與倫比。子貢問說：「西伯的道德，怎見得無與倫比呢？」

孔子說：「商朝虞、芮兩國的君王，為了爭田而訴訟，多年來一直不能解決。虞君向芮君說：『西伯文王，道德高尚，我們何不前去，請他為我們主持公道呢？』芮君同意，於是兩人同行到西岐，走入西伯的地界，祇見農夫讓畔而耕作，百姓讓路而行走；走入城邑中，祇見男女分道而行，老人不提挈東西；走到朝廷上，祇見士禮讓大夫，大夫禮讓卿。百姓安居樂業，衙內沒有訟事，獄中沒有囚犯。虞、芮兩君王覺得慚愧，相對長嘆說：『唉！我們真是小人，不可以踏到西伯的朝殿上，自暴醜態，還是息爭回去吧！』於是原路回轉，

把所爭訟的田地，立為息爭公田。由此可見，文王的善政，能夠不教而使人聽從，不令而使人悅服，這有誰能夠比擬呢？」子貢唯唯而退。

德政能喚醒百姓的良心，使每個人都能善守本份，做好自己，絕對不會做出違背良心的事情，不會違法犯紀，當然社會安定，國家太平。

❖ 會意 ❖

上行下效以德政　各守本分惡不生
看似無成實有成　無為而治不是夢

39 定公不朝

財色迷人心作祟　正道不行邪惡隨
定公不朝違常規　魯政敗壞成罪魁

俗語說：「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財不惑人人自惑，氣不傷人人自傷。」酒色財氣是圍困世人的四道牆，讓我們囚禁其中而難以自在。但酒色財氣本來就存在，祇是遇到的時候，要如何處置，纔能得其利而避其害，這就要看每個人的智慧了。

從歷史許多的案例中，不難看到善用酒色財氣而受益者，但大多數的人，因無法透視其中的奧秘，致使面對時，不知不覺就受其害而難以避離。多少的領導者，因擁有權勢，以為可肆無忌憚地對人予取予求，得意忘形，就很難靜下心來觀察其中利害的變化，無法分清《道德經》第

五十八章所載：「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的關係，當禍害來臨時，後悔也來不及了，魯定公為色所迷，即是其中一例。

孔子在魯國攝行相事多時，魯國大治，日漸富強，這消息傳到齊國，正值晏嬰得病死亡，齊景公心中備受威脅，急召大夫黎彌入宮商量。黎彌奏道：「臣聞貪色是人的天性，國君當昇平之日，必生驕逸。臣請組美女樂隊，送給魯君，魯君如果接受，勢必迷戀美色，怠於政事而疏遠孔子。孔子是聖人，見君王好色疏賢，必然棄魯他去，主公就可高枕無憂了。」

於是黎彌親自挑選二十歲以內的美貌妓女，加以訓練，並備一百六十匹好馬，受命為使，送往魯國。先到相府請見季斯，說明奉君王之命，饋送女樂四隊、文馬四十駟，以固兩國邦交。季斯正值壯年，素來喜歡女色，看到齊國送來的大禮，一口答應下來。

季斯入宮朝見定公，奏明齊使饋送女樂、文馬，並呈上國書，定

公看過之後，說：「既承齊侯美意，理當收受。」於是與季斯前往觀看女樂表演，看得定公魂銷魄蕩，心亂神迷，當場命季斯收受，並慰勞黎彌幾句。當晚一夜不曾合眼，一面想著美女，一面思量孔司寇必不贊成收受女樂，只好將他瞞過。

定公分賞三十名女樂給季斯，文馬著圉（讀雨，養馬者）人收養，從此君臣倆朝歡暮樂，日日迷戀女樂，不問朝政。孔子接獲南宮敬叔密報，即入宮面諫定公，力勸不該因迷戀女色而不理朝政，應該撤除女樂。不料定公遷怒於南宮敬叔，立地將他削職逐出都城。

敬叔急來求救於孔子，孔子以為不宜在定公盛怒下，再去說情。到了當年冬至舉行郊天大典，天色未明，群臣已經齊聚，等到天明，定公纔駕到，季斯居卿相，例應陪祭，卻託病不來。祭畢，向例君臣回朝視政，定公卻逕自回宮。孔子一見大勢已去，將家事交給伯魚，帶著一班門弟子棄官出國。

從此案例來看，世人祇要受到慾望的迷惑，對於事情的判斷就不會正確，甚至於沒有心思去理會正事，因而諸多的耽誤。讓有能力想幫助的人避離，卻讓阿諛小人有施展妖媚的機會。如此的作為，無論是國家、社會、團體，到最後不走向敗亡的，還真是罕見。

❖ 會 意 ❖

美色殺人利於刀　不知不覺精氣少
覺悟如果不及早　恐怕無常提早到

40 諸賢高行

見賢思齊真修道　聖賢德行皆美好
反求諸己缺失找　清除污染最牢靠

修行最重要是修心，心性原本清靜無為，本可灑脫自在，卻因受到外境的誘惑，使心性偏離正道，邪行使自己遭受業力的圍困。有智慧者，可以見微知著，事先做好防範；沒有智慧者，無法察覺因果報應的道理，卻是隨波逐流。等到面對惡報時纔驚覺，此時就難以挽回了。

佛家說：「菩薩畏因，眾生怕果。」有智慧的菩薩，能透徹因果報應的道理，對於自作自受的理論，感同身受，而不像一般平凡的眾生，祇知因果報應的名詞，卻不知道自作自受的實境，所以在平時也經常提及，隨意說說，並不以為意，惡因照作，等惡果呈現，纔開始慌張，祈求神明保

護，為時已晚。早知如此，不如當下就決定向聖佛學習。此文將敘述一部分聖賢的作為，以作為參考。

孔子離開魯國後，於五十六歲時，來到衛國，衛國的卿相彌牟，又稱衛將軍文子，孔子未曾與他見過面，唯有子貢與他相識，於是奉孔夫子之命，前來謁見文子。文子一見，非常高興，正午時分，便留子貢便餐。相談之間，問說：「牟聽人說，孔子施教，先授以詩書，次導以孝悌，再說以仁義，觀以禮樂，然後以文德來成就，登堂入室的弟子有七十二人，對於其品行，是否能告知一二。」

子貢說：「不厭不倦，誦詩崇德，行不貳過，安貧樂道，是顏回的品行。不憂貧，不深怨，不記舊惡，是冉雍的品行。好勇過人，奮不顧身，不畏強權，不欺寡獨，擅長政事，兼能治軍，是仲由的品行。敬老恤幼，迎賓勝任，好學博藝，辦事謹慎，是冉求的品行。持躬齋莊中正，立志通達好禮，賓相兩君，篤雅有節，是公西赤的品

行。博無不學，德性敦厚，出言有信，不慕富貴，立志安靜，是曾參的品行。大功不誇，高官不慕，不趨炎附勢，不欺鰥寡孤獨，是顓孫師的品行。送賓迎客，恭敬不怠，交上接下，截然不同，是卜商的品行。心事思慮周到，及事使用不亂，舉動合理，是言偃的品行。」

子貢回見孔子，將經過情形，一一告知，孔子此時將一些賢人的高行，說給子貢知道，孔子說：「不克不忌，不念舊惡，是伯夷、叔齊的高行。思天行敬，服義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是趙文子的高行。忠孝雙全，不遺親友，得時則進為君所用，不得時則退而隱居，是隨武子的高行。淵博多聞，才略出眾，國有道，其言足以平治；國無道，緘口足以保身，是銅鞮伯華的高行。外寬內正，嚴於責己，寬以待人，行仁恐後，以善自許，是蘧伯玉的高行。孝恭慈仁，修德行義，遠貨去怨，輕財不貧，是柳下惠的高行。蹈忠以行信，終日慎言以免過，國無道，處賤不悶，安貧無憂，是老萊子的高行。」

孔子在《論語・顏淵篇》說：「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這是孔子教導我們學道的精神所在，對於別人的優點，要多加學習，希望早日能跟得上；對於別人的缺點，要拿來反省自己，如果有同樣的缺失，就要盡力去消除。絕對不可因別人有優點而生嫉妒心，對別人有缺點而生輕視心。

❖會　意❖

古人惡行莫重蹈　藉以檢點缺失少
莫藉聖賢以自豪　能踐其德是最好

41 匡地遇難

為非作歹招人怨　面貌相似是非捲
陽貨匡地結惡緣　孔子擔罪難言詮

在平時生活中，如果遭人誤解、誤會或誤認，因而受到干擾圍抗而受困，那時的心情是茫然而無奈的。有時可以很快就解除了，但有時一時之間難以脫困，這個情況，一生之中，難免會遇到，這可能是累世因緣的關係，或者是上天藉此機會給予我們考驗。但無論如何，當我們遇到時，是否有足夠的智慧脫困，纔是重要的關鍵。

古來聖賢的成就，難免都會受到考驗，唐朝的張公藝有百忍之事，六祖惠能得法險遭殺害，多少修道士，為道殉難。此等事，在孔子的一生中，為了宣揚聖道，三番二次遭到各國王公大臣的為難，甚至於平民百姓

的圍困。由於他的面貌酷似當時季氏的權臣陽貨，致使匡地的百姓，對他恨之入骨。當孔子率領學生周遊列國時，就在匡地被誤認而遭到圍攻。

陽虎，姓陽，名虎，又稱陽貨，是春秋末年魯國季平子的家臣，早有二心，後來聯合亂黨，攻伐三桓，起兵叛亂魯國。魯國派兵討伐，先逃到齊國，後來投奔晉國。因陽虎曾經對匡人施行暴虐，所以匡人要向他復仇。

孔子離開魯國後，先到衛國，次到曹國，然後到宋國。在五十七歲那年，自宋國要到陳國，路過匡地，當晚投入一家客館膳宿，不料當時陽虎叛亂失敗逃奔齊國時，路過匡地，也住在這家客館。客館主人誤認是陽虎，於是密報匡簡子，連夜率壯丁二百餘人，各執傢伙，將客館圍得水洩不通。

隔天一大早，子路滿臉怒容，手執長戈，來向孔子稟報說：「匡人不知分寸，集眾圍住客館，攔住去路，欲害夫子，我要前去決一死

戰，將他們打退。」說罷，轉身就要出門。孔子喝止說：「且慢！丘與他們並不認識，決不至於加害，其中恐怕是有誤會。我來鼓琴，你唱歌相和。」

接著命顏回出去，詢問匡人圍困的原因。孔子隨即取琴來彈，子路唱歌相和，當唱完三首「文王操」時，匡人已經散去六七成了。子路催促孔子，要趕快離開。但因顏回尚未回來，子路正要去尋找。正好蘧伯玉（姓蘧，名瑗，字伯玉，春秋末年衛國大夫）奉衛將軍文子之命，率領一隊人馬前來請回孔子。

在兩人談話之際，顏回走來，見過伯玉，孔子說：「許久不見你回來，以為你已死於匡人手中了。」顏回說：「夫子還在，回怎敢先死呢！回往見匡簡子，詳細說明夫子的里居，他纔知道誤把夫子當陽虎。之前，匡人備受陽虎苛政迫害，想殺陽虎以洩恨，不是想加害夫子，已經將匡人喝散了。」孔子方纔明白，當時與諸弟子駕車，隨蘧

伯玉回到衛國，住在伯玉家中。

綜觀世上，許多在事業上有成就的人，都必須經過嚴格的磨煉，在屢次的挫敗中，還能夠繼續站起來，最後屹立不搖地迎向成功。聖佛在聖業上磨煉的程度，遠遠超過常人多多，必要做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財色不能誘，權勢不能傾，驚險不能駭，才能有所成就。

會意

磨煉可累積能量　通過考驗能力強
功圓果滿除災殃　成就聖佛把道揚

42 桓魋追殺

善惡對峙難兩立　權臣執政奪權利
劣幣逐良將賢逼　桓魋追殺孔子離

春秋時代，亂臣賊子執政，政治不清，百姓不寧。當時國君無能，或是受制權臣，或是沉迷於酒色，重視個人享受，不理朝政，導致政權旁落。到此地步，欲振乏力，愈陷愈深，此正是《周易‧否卦‧彖辭》所載：「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孔夫子一生想要實施聖王之治，每到一個邦國，率領著弟子，推行理想的政治，藉此以利益百姓，富裕國家。但因此而威脅到當前的執事者，恐怕孔子的賢能，取代自己的地位。在魯國有三桓爭權，季桓子惑魯君收

下齊國的財貨美女，三日不上朝，使得孔子棄離魯國而周遊列國。到齊國受到晏嬰的阻撓，到宋國受到桓魋的追殺。

孔子五十九歲那年，離開曹國來到宋國。宋國司城子罕（宋國的正卿），久仰孔子大名，與顏回是舊交，聽說夫子來到東郊，隨即入宮奏明宋君，宋君派大司馬桓魋出城迎接。宋國以大司馬的官位最高，桓魋年紀纔三十多歲，面貌姣好，以男色見寵於君王，得以掌理國政。

孔子入朝謁見宋君，宋君見他老成持重，頗加禮敬。那桓魋恃寵專權，恐怕孔子得到宋君的信任，奪取他的官位，早存讒害之心。當宋君詢問諸大臣，想委任孔子的官職時，桓魋以孔子在魯國逆謀洩漏，恐定公將他正法，所以纔逃亡出國的讒言，使得宋君誤以為真，便命桓魋留心觀察，孔子全然不知。

次日入朝，宋君詢問一些事情，孔子對答如流，因對孔子早有戒

心，所以祇給客卿祿養，囑咐他每日列朝，以備咨詢。有一天，孔子同諸弟子步行到東郭遊玩，看見一處未完工的石槨，孔子問明石槨係為大司馬桓魋建造，對於不合禮的作為有所批評，有人將這些話告知桓魋，於是視孔子為眼中釘，非拔不可，因此密囑館人暗中監視，按時回報。幸虧有子罕的保護，方能暫時安居。

有一天，桓魋當著宋君，故意詰問孔子，想給夫子難看，宋君和幾位賢大夫反被孔子侃侃而談所感動。經過這次的爭論，孔子幾天不曾入朝，整天在館舍後園大樹下，向弟子講道解悶，卻被桓魋讒為欲謀叛變。宋君誤以為真，命桓魋把家卒扮作盜匪，潛入館中，將孔子及其弟子全加殺害。

幸好孔子接到子罕的消息，並在其協助下，於黃昏時刻，扮成商人，安然出城。等到桓魋所密囑的家卒來到，逕至後園，時值黎明晨霧迷漫，以為大樹下有人聚集，於是喝令砍倒大樹，見人就殺。樹倒

不見有人，方知孔子及其弟子已經先行離開了。

由此可見，當小人得勢，掌握大權時，經常結黨營私，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常要想方設法，迷惑君王，陷害忠良，驅逐賢能。如果君王受其迷惑，聽其作主，恐怕政治就會敗壞，安和樂利的社會，就無緣獲得了。

會意

物以類聚互相應　昏君佞臣互親近

結黨營私百姓貧　賢能君子志難興

43 諫君五義

明君執政任忠臣　一切作爲民爲本
東里子產盡本分　國強民富仍謹慎

《尚書・五子之歌》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可見治理國家，就是要把百姓照顧好，使百姓能安心守法，就是政治清明，自然可以國泰民安。要能達於此目標，必須從「德」上著手，這就是《大學》所載：「道得眾就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中略）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能以孝弟治國，可以將國家的基礎，建立得十分穩定，正如《大學》所載：「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領導者能率先做好倫理道德，使全國上下都能起而效法，理想的大同社

會，是可預見的。孔子推行聖王政治，正是在推行這些理念。但好的建議，也要有人能接受，如果不能接受，恐怕會被誤會成惡意的批評。因而如何使人接受建言，就成為人生學習的重要課題。孔子到了鄭國，與其宰相子產，曾經談及諫言一事。

子產，姬姓，國氏，名橋，字子產，又字子美，諡號成。又被稱為公孫僑、公孫成子、東里子產、國子、國僑、鄭喬，是春秋末年鄭國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在他任相職執政期間，改革內政，慎修外交，悍衛鄭國的利益，極受鄭國百姓的愛戴，是中國歷代宰相的典範。

孔子六十歲時，離開宋國，來到鄭國，到了都城拜訪相國子產。子產正在盥洗梳髮，聽得門人來報，慌忙起身，不及挽髮，一手握髮，趨步出迎。兩人談古論今，氣氛十分融洽。子產問說：「夫子為魯國司寇，兼攝相事，備受魯侯的倚重，為何要棄官到衛國呢？」孔

子回答說：「衹為君上血氣方剛，溺於聲色，荒於朝政，丘屢次直諫不聽，諷諫又不聽，不得已棄官以行降諫，希望魯君能覺悟召回，沒想到並未追回，衹好到衛國訪友。」

子產問說：「忠諫共有幾種呢？」孔子回答說：「忠臣諫君，共有五種：一是詳盡事理，正言進諫，叫做譎諫；二是不用飾辭，愚戆尸諫，叫做戇諫；三是降卑身分，棄官以諫，叫做降諫；四是秉著忠心，直言犯諫，叫做直諫；五是借事作喻，婉言避害以諫，叫做諷諫。」

子產說：「得聞教言，茅塞頓開，不過五諫的用法，還請明白教訓。」孔子答道：「這要默察人君的度量：仁德的行譎諫，長厚的行直諫，荒淫的行降諫，頑固的行戇諫，英明的行諷諫。當時楚昭王往荊臺遊獵，司馬子祺忠言直諫，昭王大怒斥退。令尹子西卻是稽首稱賀贊同，昭王邀他共遊，子西乘馬護駕出遊。約走了五、六里，子

西奏道：『臣聞為人臣而忠事君上，爵祿不足以賞；諂諛君上的，刑罰不足以誅。司馬子祺諫阻出遊，實為忠臣；如臣賀王出遊，實是諛臣。希望君王賞忠誅諛，整飭紀綱，使佞臣不敢再以遊樂惑君。』昭王納諫，不再遊獵。子西可稱善用諷諫的大臣。」

與人相處，貴在和氣，建言或諫言，能讓人心悅誠服的接受，是為上策。

會 意

君明臣賢默契足　小人絕無插針處

上下一心行正路　國泰民安遠離苦

44 士師五誡

執法公正不徇私　貪贓枉法堵明路
慎用刑罰將國護　不怕強權惡勢除

國家的法律是維持社會安定的工具，因而執法的人必須要公平公正，不懼怕強權的壓迫，不被美色所引誘，不被財貨所賄賂，不被巧辯所迷惑。如此纔能使善良的百姓心服口服，惡劣的百姓不敢胡作非為。從歷史上來看，凡是國家或地方的政治不上軌道，大多出現於法律不明，或者執法不公。執法不公，使得百姓有漏洞可鑽，使得維護國家社會安定的法網，破綻百出，當然百姓不信任法律，心中必然有所不安，社會自然混亂。

在上位者貪贓枉法，在下位者阿附權勢，上下皆不依正道行事，社會

必然動盪不安。老子在《道德經》第七十五章說：「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在上位者不明治道，使用種種有為的作法，用來搜括民脂民膏，以充實自己的享受，不管百姓死活，終究造成官逼民反，內憂外患。孔子六十一歲時，受到衛國的邀請，率領弟子一起參與蘧伯玉的執政，給子皋當士師當面啟示。

衛靈公因夫人南子，貌美心淫，不顧靈公的顏面，先與公子朝私通，後與寵臣彌子私通，被他的兒子蒯聵撞見，在靈公前涕泣奏明，靈公素懼南子，不敢追究，蒯聵恨如刺骨，伺機刺南子，卻被南子哭訴於靈公，欲將蒯聵正法。幸得忠正的內侍告知，蒯聵出奔宋國，轉奔晉國。國內幾位大臣，因怕牽連，相約棄官，投奔蒯聵。

蘧伯玉見朝中失去幾位大臣，知一木難支大廈，便向子路追問孔子的蹤跡，方知在鄭國，於是修書交子路迎回孔子。孔子叫顏回收拾

行李，命子貢駕車來到衛國，當時孔子已六十一歲。衛靈公率同相國蘧瑗等出城迎接。於是委任孔子為右卿，子貢為大夫，子皋為士師。

孔子與伯玉同一衙門辦事，子貢自去接任，唯有子皋初入仕途，難免膽怯，便向孔子辭行說：「士師是專司刑法的獄官，自省毫無經驗，謹請夫子明白教訓，做士師應當如何方能盡職？」

孔子說：「士師是掌理刑罰的官，全國民命之所依託，非同兒戲。有五誡，你應當謹記奉行：一誡，不枉法；二誡，不徇私；三誡，不納賄；四誡，要慎刑；五誡，要耿直。」

接著又說：「士師不枉法，遇有冤獄，細心審察，力為昭雪；士師不可徇私，應執法如山，王侯親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不納賄，清廉自愛，秉公治獄，人民自然愛戴；慎刑，就是謹慎用刑，不可屈打成招，不可濫用刑罰，使百姓無罪受苦；耿直，就是忠耿率直，鐵面無私，不論是公侯將相，犯了法，都要奏請君命治罪，纔不會使那些

犯法的人，逍遙法外。這五誡是做為士師的金科玉律。」

《中庸》載：「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說：「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這正是老子「無為而治」的原則。孔子從政的觀念，是希望做到世界大同，其達成的關鍵，在領導者本身的作為，是否能取得百姓的信任。

❖會 意❖

民心從民氣可用　民心叛民氣不擁

聖人治世道中庸　無為而治稱大雄

45 陳蔡絕糧

陳蔡絕糧子路憂　問於孔子是何由
小人窮則胡亂求　君子以此來自修

綜觀世人，遇到順境則非常高興，遇到逆境則憂愁不已，這是凡人的常情；遇到順境則囂張傲慢，遇到逆境則怨天尤人，這是小人的行為；遇到順境則感恩知足，遇到逆境則學習增智，這是君子的品格。人間難免遇到順境與逆境，能夠面對藉機修養自己，是最妥善的作法。如此在人間可去禍得福，出世間可脫六道而成就聖佛。

佛教的釋迦，道教的呂祖，耶教的耶穌，回教的穆罕默德，在其修行的過程中，都曾經受到災難困窮的考驗，纔得以成就聖格，有了人生如此的經驗，還能堅持救世的精神，纔足以替天行道，救度世人於苦難之中。

儒家的孔子也是一樣，一生也經過數次危困的磨煉，最後纔能成就「至聖先師」的聖號，成為「萬世師表」。以下是敘述孔夫子，從衛國到楚國，路經陳、蔡時，所遇到的事情。

孔子在衛國任右卿，察知司庫詹和，與司禮孫都，均以美色見寵於南子，為了整頓朝綱，肅清宮廷佞臣，藉遺失寶器的理由，將詹和降為邊邑佐治吏。卻被孫都、詹和等一黨人設計，以孔丘私通蒯聵，借晉兵來攻，孔子將開城接應為謠，逼得孔子及其弟子易服而逃。

孔子一行人逃至郭門，追騎在後面趕來，子皋見一刖足的守門人，十分面熟，便問他可有藏身之處，守門人指東牆有個缺口，另處有個洞，可以躲藏，但子皋以夫子是堂堂君子，不會穿牆躲洞，最後請他到小屋中暫避，避免了一場災難。

事後問守門人，說：「你的足被我所砍，為何還要救我們呢？」守門人說：「之前我喝酒傷人致死，按律當處死，幸遇士師網開一

面。在士師執行砍足時，雙眉緊促，心存惻隱，這是恩公給我的恩德。如今可以報答。追兵已被我瞞回，你們可以從容遠走了。」

之前，孔子接到楚昭王的禮聘，於是前往楚國，行經陳、蔡兩國交界的一個大鎮上，投宿客店食宿。店主漆雕龍曾為陳國大夫，認得孔子師徒，親自接待，問孔子說：「大駕從何處來？將要往何處去呢？」孔子回答說：「從衛國來，將往楚國去。」漆雕龍聽了，心想：「孔丘如果仕楚，陳、蔡必先受害，怎可坐視不理呢！」

於是將此事說給曾為蔡大夫的伯順知道，兩人計議不許他前往楚國，漆雕龍密囑僕役，將店中的糧食搬空。伯順當夜召集全鎮壯丁及保家兵卒，約三百人，將客店團團圍住，將店中旅客放行，唯不讓孔子等人離開，如此將他們圍困了六天。室中粒米全無，隨來的弟子，都餓得出現病容，唯有孔子還講誦經史，彈琴作歌。子路病倒在床，不高興地問孔子說：「君子也會遇到困窮嗎？」孔子說：「君子本來

就能禁得起困窮的考驗，如果小人遇到困窮，就反道敗德了。」

俗語說：「吉人自有天相。」能夠了知因果的人，深知自作自受的道理，該來則來，無可逃避；不該來就不會來，煩憂是多餘的，如此便可無憂無懼。

❖會 意❖

順境害人無跡象　逆能增上乃吉祥

善處順逆智高拯　清淨無為天棟樑

46 顏回先食

安貧樂道有顏回　雖居陋巷心無愧
從不遷怒最可貴　聞一知十具智慧

顏回（西元前五二一年至前四八一年），姓顏，名回，字淵，也稱子淵，是春秋末期魯國人，少孔子三十歲，與父親顏無繇（讀搖）（字路），同為孔子的學生，是孔子最得意的門生。與閔子騫、冉伯牛、仲弓，皆以德行著稱，再加上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稱為十哲。在孔廟中，顏回、子思、曾參、孟子，稱為四配。

在孔子的弟子當中，受到贊歎最多者，就是顏回，同時同學之間，對他也特別欽佩。然而同學之間相處，難免比較，老師之前，難免爭寵。平時對他的言行舉止，也會以最高規格來檢視他，因而在稱贊之餘，仍然

時時刻刻在看著他的行為。有一次，在陳國受困而絕糧，好不容易得到食糧，於煮飯之際，顏回掀飯鍋吃了一口飯，被子貢向孔子告狀，以下說明其始末。

周敬王三十一年，孔子時年六十三歲，在陳、蔡遭受絕糧之苦。被伯順所率領的壯丁圍困，一直到了第六天，孔子派子貢、子路、子臯三人設法突圍出去，買些糧米菜蔬，以救飢荒。最後情商，給與酬金由壯丁去代買食物。不久，子貢負米入內，交給顏回和子路，入廚房炊煮。

顏回素來善於烹調，把菜餚一一煮好，此時顏回將煮飯的鍋蓋打開，不料有塵垢落入飯中，顏回取出一團，除去污垢，送入口中。子貢剛好在井邊汲水，看到了，誤以為偷食。於是入內問孔子說：「仁人廉士，遇到窮困也會改變節操嗎？」

孔子說：「改變節操的人，怎可稱為仁人廉士呢？」

子貢又問說：「顏回素稱仁廉，不應該瞞騙夫子，先行取飯充飢！」

孔子說：「長久以來，我相信回的為人，你雖然這樣說，我還是不相信，或者是有別的原因罷！你不要說，我來問他。」

於是叫顏回入內，孔子說：「昨晚丘夢見先人，將會保佑我們脫離危險，你如果將飯煮熟了，丘將先祭祀祖先，然後大家再果腹。」

顏回說：「飯已經煮熟，回看到有黑垢留在飯中，要丟掉覺得可惜，要將它放回去，又怕不乾淨，回就將它吃了，所以不可祭饗了，等到晚餐再祭祀吧！」

孔子說：「可以的，趕緊去準備午餐充飢吧！」

顏回出去後，孔子向子貢說：「我深信顏回不會做欺人的事，你太過於輕視你的同學了。」

子貢說：「賜知道是誤會了，敢請夫子包涵，不要向顏回直說，

以免傷害同學的感情。」孔子答應了。

隔天，楚昭王派了一隊兵車，前來迎接孔子等一行人，纔解除了七天的受困。

世人都以眼見為實，但如果看走眼了，難免會產生誤會。在日常生活中，當我們要轉述、傳達或說明一件事情時，是否考量到一些可能發生的事，以免誤會產生，毀人名譽，一旦傷害造成，就很難挽回了。

會意

德高受謗是常情　不以為意心安寧
謹言慎行常自省　與人無怨可和平

47 闡述五行

一氣三清化五行　五行生剋化萬景
五行陰陽能通精　萬化自然本清淨

根據《國語・鄭語》記載，周太史史伯曾提及「先王以金木水火土，雜以成百物」之語，這是談及「五行」最早的文獻，卻盛行於春秋戰國之際，形成陰陽五行的學派，以鄒衍為代表，將五行說擴展為包括諸多內容的體系，用以說明自然界，以及支配歷史發展過程的必然性。

這五行本指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五行說的要旨，是將五行的屬性，應用相生相剋的原理，即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及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火剋金。以此來解釋時空變化和四時天象的方位，用以推論國事、軍事、商事、家事、人事，測知吉

凶禍福，並作為調理的依據，以達到趨吉避凶的目的。孔子六十三歲時，受到楚昭王的邀請，來到楚國，對於昭王問及治國之道時，談及五行的概念。

孔子及一班弟子來到楚國，楚昭王以上賓禮接待，安頓在館舍中。隔天孔子入朝謝恩，等到散朝，昭王召孔子入宮，問以治國的方法？孔子回答說：「大王想要圖謀湯武的功業，必須行仁德，省刑罰，輕傜役，薄賦稅，罷土木，勸農桑，防水旱，興學校，恤孤獨，以待天時，二十年必可王天下。大王想要成就齊桓的霸業，必須整飭吏治，充實軍備，振興工商，改良種植法，以建立富國利民的基礎，並具備親賢遠佞的決心，三五年就可稱霸中原。」

昭王說：「霸業易成易散，唯有三皇五帝的王道，纔是萬世之聖業。三皇年代已久，難以稽考，有關五帝，孤但聞其名，不知其實，敢請夫子明白見教。」

孔子正容回答說：「臣昔年曾聽老子說：『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一年三百六十日，五行各主七十二日，按著四時，化育萬物。五帝原屬五行之神，居五方配以五色，東方青帝諱雲拘，南方赤帝諱丹容，西方白帝諱皓庭，北方青帝諱玄子，中央黃帝諱文梁。這五位神明，是輔佐上天化生萬物的。上古帝王，取法五行，始終相生，所以古明王死配五行，後世遂稱為五命。就是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

昭王又問說：「太皞氏創始配木，是什麼道理呢？」孔子說：「五行用事，先始於木，東方甲乙屬木，應於春季，萬物皆從此初生，所以古明王仿傚此，首先以木德王天下，根據五行相生的道理，依次承轉，由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如此相配而定的。」

孔子將楚昭王所問五行、五方、五帝、五方的相互關係，一一詳

細說明，昭王笑容可掬地說：「講解詳明，不愧為人間師表，門下人才濟濟，都是夫子教育所成。孤常坐在經史堆中，今得夫子，如得一盞明燈，使孤得以一目了然，以後當請夫子講授經史政治。」

孔夫子的學識淵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及人事，都能分析得一目了然，讓人耳目一新，不得不佩服其聖明睿智。

❖會 意❖

博學聞學以致用　高深莫測智無窮

用於事趨吉避凶　善助人愛戴共擁

48 五倫大義

才德高尚受人謗　功高震主易受傷
能夠面對心平常　清淨自在德慧長

俗話說：「曲高和者寡，道高毀損來，德修謗言興。」這是由於人人都想求好心切，又怕別人超越自己，祇要一不小心，就會生起嫉妒心。仔細想一想，這種作為是相當負面的，不但無益於自己身心的成長，對於社會的安定，將會多一些混亂，導致自己罪過無邊。如果能夠消除自私心的作祟，見賢思齊，見善稱讚，見好就學，其實，也可以改變負面的破壞，成為正面的助力。

孟子在《孟子・公孫丑上篇》說：「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拜。」能真誠接受他人指正，而且能感恩承受，是改變自己，使自

己能進步的重大原因。孔子在《論語・學而篇》說：「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有能力卻不為人知，又能做到不鬱悶，這是君子高尚的修為。孔子一生中，不吝自己所知，幫助君王治國，經常受佞臣的謗言而不見用，還能不厭不倦的教誨人。他在楚國又受到子西的干擾，離開後欲往吳國，路過葉縣，與葉公談及五倫大義。

孔子在楚國，受到昭王的禮遇，擬以里社之地封給孔子為祿養，當時令尹子西深怕孔子取代他的地位，於是向昭王進讒言，孔子在楚，恐日久奪位，昭王信以為真，因而冷待孔子。孔子一看情況不對，隨即率領眾弟子，離開楚國的郢城，朝向吳國出發。

由於路逕不熟，一面往前行，一面命子路去打聽。不知不覺來到葉（讀社）縣，就此拜訪葉公，以等待子路會合。子路沿途向路人問路，問到夕陽西下，正好有一老人，留他在家中住宿，並與其二子共進晚餐，老人自稱無懷氏。隔天一大早，子路趕來葉縣，將昨日之

事，一一詳告夫子。

孔子說：「無懷氏是避世的高士，分明心中有丘的存在，由（子路）快回去見他，代丘表達致敬之意，並告訴他君臣之義，以及丘周遊列國的苦衷。」子路應命趕回昨夜留宿之處，入門已不見老者及其兒子，有人告訴子路說：「他們父子三人，已和東村無名氏結伴遊山去了，快則一二日，慢則十天半個月纔會回來。」

子路撲了一個空，回到葉縣，直告孔子。葉公說：「那老人有心避面，昨天殷勤款待，今日卻不近人情，好像神龍見首不見尾，避世之士令人覺得無所捉摸啊！」孔子說：「那老人祇曉得長幼的禮節，不可以廢掉，卻不知道君臣之義，也是不可廢掉的。像他這樣的隱士，以隱居為高尚，祇顧潔身自愛，卻不顧大倫，這是不應該的。」

葉公問：「什麼叫做大倫呢？」孔子說：「人類的大倫有五，所以稱為五倫，就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出仕為國效力，所以盡君臣之義，如果以退隱為高，不求當官服務百姓，就是背義亂倫。」

孔子在魯哀公問政時，曾經回答說：「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達道與達德俱足，天下何有不治的道理呢？

會意

五倫綱常建設好　智仁勇要繫得牢

社會安定沒困擾　五倫三德此中寶

49 五事不祥

違背倫常家不安　有賢不用政難善
倒行逆施言野蠻　國政敗壞百姓慘

人人都有與生俱來善良的本性，但也有後天沾染的不良習性。習性經常將本性覆蓋，使得至善的本性無法發揮功能，習性所形成的個性，經常取代本性做主張去行事，因而常有違反本性良心做事的情形。世人的犯罪造業，也就從此處生，使我們沉淪於苦海，難以脫離。如今唯有努力修道，認知本性，去除習性，回歸自然，返樸歸真，纔能有救。

聖佛也是凡人修煉而成，祇要凡人能夠自我反省，徹底了知，證悟本身的佛性，自可名列聖真仙佛的行列。孔子一生可謂歷盡滄桑，能從中了悟本性，才能堅持一貫的原則，不厭不倦地完成救人救世的大任。其每一

項事跡，一言一行，足為後人的表率，做到《中庸》所載：「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

孔子六十八歲，在衛國時，受到魯國大夫季康子的迎請，回到魯國，堅辭復職，又見魯哀公懦弱無能，怎會有作為呢？於是每天在杏壇上，給弟子講道說書，有時出外訪友。近幾年來，身邊的人一一別世，六十七歲時，夫人亓官氏去世；六十九歲時，兒子伯魚過世，時年五十歲；七十一歲時，愛徒顏回病死，時年四十一歲；七十二歲時，子路被剁成肉醬慘死。年邁之年，遭受此種打擊，如果不是能看破人生的聖者，實在難以接受。

在回魯國的這段時間，從事於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作《春秋》，到此時，受其教育的弟子有三千人之多，學養有成就的計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貢、冉有、子路、子游、子夏等十人（俗稱十哲），身通六藝（禮、樂、射、

御、書、數）的有七十二人。

有一天，哀公退朝無事，帶著兩個隨身侍衛，駕車前來孔宅，向孔子請教一些事情。他問：「我前次聽得季氏說道，東益的房屋很不吉祥，有害於公室，真是這樣嗎？或者季氏的話，不足深信呢？」

孔子說：「東益的不吉祥，我是不知道，依我所知，不吉祥有五件事，但東益卻不在其中。這五件事是：一個人思上進，專門幹那損人利己的事，行為不端正，這是身的不吉祥。一家的人，棄置老人，不知敬孝，暱愛幼弱，違背人倫，這是家的不吉祥。一國之中，放棄賢人不用，卻任用小人，倒行逆施，這是國的不吉祥。鄉里之間，年老的不知教養子弟，年幼的不知向父兄學習，上廢下荒，這是風俗的不吉祥。四境之內，有了聖人，不知重用，使他隱居無聞，反使愚魯的人，擅大權，秉國政，黑白混淆，這是天下的不吉祥。」

《中庸》載：「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

退，退而不能遠，過也。」錯誤的行事方法，是失敗的主因。然而有些人卻不以為然，不針對錯誤加以改進，卻還怪罪一些不相關的事情，終究還是免不了要失敗。

❖會意❖

有錯必須盡速改　莫要錯怪終失敗
錯誤改了沒災害　萬象更新吉祥來

50 千秋萬世

聖人之道積德來　千秋萬世仍然在
喚醒本性惡習改　超脫苦海入聖海

《中庸》載：「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可見要成就一位君子，不是虛有其名的，是要能禁得起考驗的。要能做到如《中庸》所載：「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纔能走上聖人之道，孔子的一生，正是往這個目標邁進。

孔子一生就是在做好自己，做對得起自己良心的事，在諸事中，不斷地學習圓滿，卻不敢存著絲毫享受的心。如此平庸的事，卻是要成就聖人

的要件，誠如《中庸》所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魯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西元前四八一年）孟冬之月，哀公選定吉日，西狩於郊野，射得一隻異獸，孔子一看，不覺失驚，心中十分感傷，喟然說道：「這是麒麟啊！為何在此時出現呢？我道就此要窮盡了麼？」

孔子所作的《春秋》，因獲麒麟而絕筆，此書的記載，起自魯隱公元年，終於魯哀公十四年，其中共記二百四十二年的大事，真是一部洋洋鉅著。又修訂了詩、書、禮、樂，孔子分別交給眾弟子，命他們各自去傳抄，加意保存，留傳後世，以免亡失。將原本交由子思收藏，使得其著作，能夠經歷秦始皇的焚書，以及諸多的戰火災禍，而能傳至今日，實屬難得。

孔子安排好這一樁大事，心中覺得十分輕鬆，終日清閒無事，這時身體已開始出現一些狀況。在魯哀公十六年四月，有一天，子貢退朝後，直接來看孔子，不久，眾弟子也陸續來到，孔子就將最近做夢之事，以及一些勉勵的話，向他們訴說一番。隔日，開始生病，臥床不起，直到第七天，病勢突然加重，不省人事，藥石罔效，就在乙丑日（今二月十八日）傍晚辭世了，時年七十三歲。

經過眾弟子分工做一番準備，一切依古禮成殮，將孔子葬於魯國城北泗水之上。眾弟子都守墓三年盡哀而去，唯有子貢守墓六年才離開。自此以後，弟子及魯人，移居在孔子墓旁的，共有一百餘家，此地因而改稱為孔里。

孔子謝世，後世尊稱為「至聖」，魯哀公作誄文祭悼，為後世誄文之始；開闢孔子舊居為廟堂，歲時奉祀，為孔廟之始。其孫子思，以「誠」為世界本原，以「中庸」為其學說核心，後世尊為「宗聖」。孟子

繼孔子、子思之後，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主張「法先王」、「行仁政」，首創「性善說」，後人尊稱為「亞聖」。孔子第八世孫孔鮒，將《論語》、《尚書》、《孝經》藏於壁中，纔免於被焚。後世受到孔門儒學的影響甚大，不但中國歷代帝王尊崇有加，追贈諸多的諡號，如今《論語》被翻譯成多國語言，而被稱為「東方聖經」，世人受益更為寬廣。

學孔子一生的成就，讓自己的本性流露，以此來服務眾生，正是修道之路。

❖會　意❖

凡人心中有聖種　莫要向外學神通

祗要心性修淨空　與佛無二皆相同

慎言語

頤養天年要顧全　說話飲食要慎選
一不小心是非捲　不守中道入魔圈
口不擇言只為炫　終究墜入苦海淵
守口如瓶把君勸　謹言慎行離愁怨
飲食節制守本元　身心健康少疲倦
禍出病入口是源　養氣忘言病毒捐
修身養性離枉冤　時時謹慎結善緣

遠小人

小人心狹視不遠
一心一意求表現
看似君子事難圓
待人處事多積怨
心事重重只為錢
不合邏輯顛倒顛
若不遠離是非捲

私心用事難周全
爭名奪利又爭權
為了私利道德損
與人相處多結冤
說來說去把耀炫
誤入歧途無遠見
犯罪共構遭牽連

恭印《不朽的故事（二）孔子篇》初版功德芳名錄

一〇三年二月助印《六祖法寶壇經白話註解》

部份餘款新台幣捌萬元整　共印本書二〇〇〇本。

迴向偈

印經功德最可貴　化除煩惱生智慧
迴向冤親真懺悔　祈望災難能化解
從此平安幸福會　國泰民安無怨懟
依經奉行般若隨　明德親民至善垂
清靜無為自然歸　一切理想皆順遂

歡喜結緣・請廣為流傳・歡迎參加護持印經


心靈館 27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中）


心靈館 28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下）


心靈館 29　25K
心靈深呼吸


心靈館 30　32K
耕心隨筆


心靈館 31　25K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說玉樞寶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34　25K
四聖書白話註解


心靈館 36　25K
大道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37　50K
心靈雋語千句品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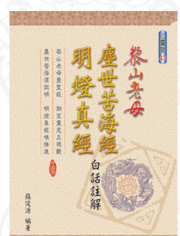

心靈館 38　25K
學庸會意


心靈館 39　25K
論語會意卷上


心靈館 40　25K
論語會意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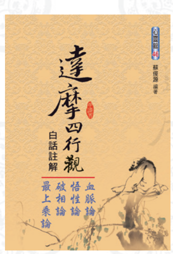

心靈館 41　25K
道德經會意


心靈館 42　25K
彌勒救苦真經解說


心靈館 43　25K
黎山老母塵世苦海經明燈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44　25K
太上洞玄靈寶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45　25K
關聖帝君大解冤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46　25K
達磨四行觀、血脈論、破相論、悟性論、最上乘論 白話註解


心靈館 47　25K
周易會意


心靈館 49　25K
六祖法寶壇經會意


心靈館 51　25K
不朽的故事(一)學佛篇
不朽的故事(二)孔子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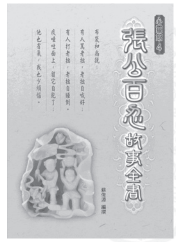
聯絡專線：張小姐（02）2226-1515　0972-104-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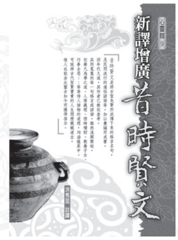
心靈館系列

智慧的書籍可以淨化心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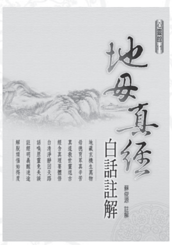

心靈館 1　25K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解析


心靈館 2　25K
清靜經 白話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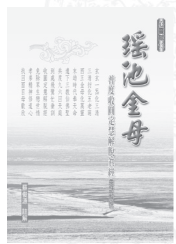

心靈館 4　25K
張公百忍故事全書


心靈館 9　25K
新譯增廣昔時賢文


心靈館 10　25K
黃帝陰符經探原
附：呂純陽祖師百字碑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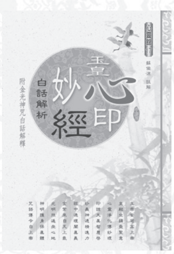

心靈館 11　25K
地母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12　25K
皇中家書白話淺註


心靈館 13　25K
瑤池金母普度收圓定慧解脫真經白話解說


心靈館 15　25K
九天玄女救世真經治心消孽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16　25K
天上聖母經白話解釋


心靈館 17　25K
玉皇心印妙經白話解析


心靈館 18　25K
關聖帝君戒淫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19　25K
人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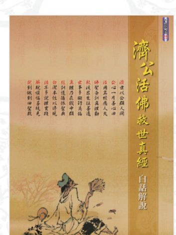

心靈館 20　25K
還鄉直指


心靈館 21　25K
永嘉真覺禪師證道歌白話註解


心靈館 22　25K
心經淺說


心靈館 23　25K
媽祖略傳


心靈館 24　25K
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傳奇


心靈館 25　25K
濟公活佛救世真經白話解說


心靈館 26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上）

索取方法：
∞直接到流通處請書∞外地可附回郵信封寄到流通處請書（郵資、運費請來電洽詢。）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不朽的故事. 二, 孔子篇 / 蘇俊源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多識界圖書文化, 民103.03
面 ;　公分. -- (心靈館系列 ; 52)
ISBN 978-986-6574-37-5(平裝)

1.(周)孔丘 2.傳記 3.通俗作品

121.23　　103003811

系列名 / 心靈館系列 52

書　名 / 不朽的故事（二）孔子篇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www.multiviews.com.tw

編著	蘇俊源
封面設計	簡文章
排版設計	福美設計工作室 02-22450745

出版者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發行人	蘇俊源
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7號7樓
電話	886-2-2226-1515
傳真	886-2-2226-1010
網址	www.multiviews.com.tw
電子信箱	multiviews@so-net.net.tw
劃撥帳號	19431985
戶名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初版日期	103年03月2000本

◎非賣品◎歡迎索取・廣為流通（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流通處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電話：02-2226-1515
0972-104-949　張小姐

尊重版權・歡迎印贈